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L.P.狄維斯著／林壽祿譯



國語注音

四度空間的秘密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5

DIMENSION A

L.P. DAV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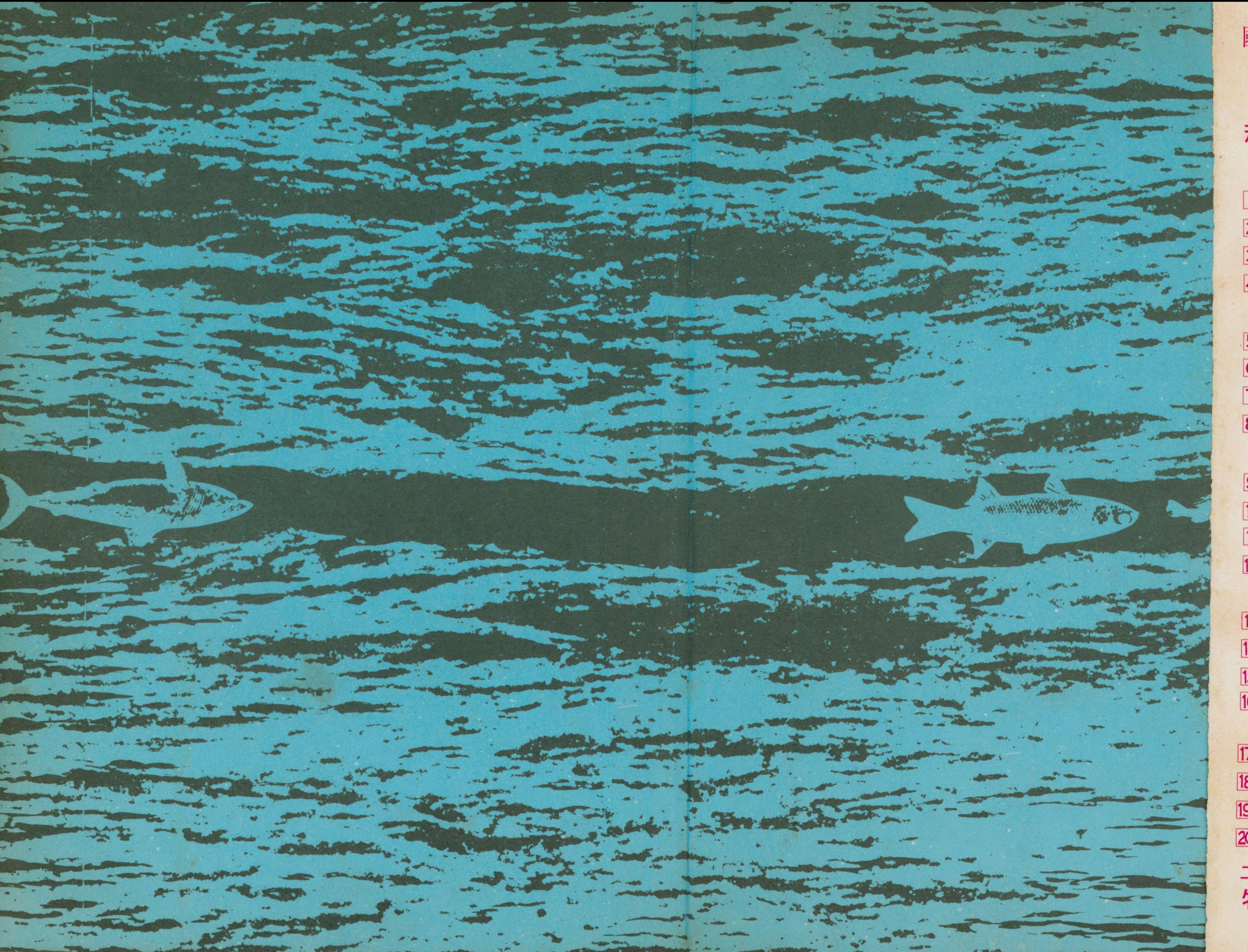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譯者：林壽祿

特價三十五元

出版者：大衆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大衆書局　發行人：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 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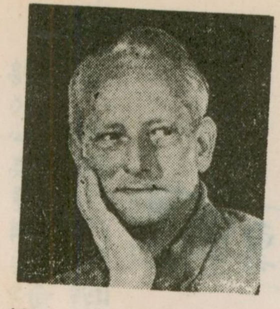




前言

我們知道太陽系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等九顆行星。十八世紀德國天文學家鮑迪首先發現了前六顆行星，他詳查了太陽與前六行星間的距離，因此查明了數學的一定法則，根據這理論又發現了天王星以下的行星。

所謂四度空間的奇異世界，也根據這理論而被發現了。隨著科學的進步，冰釋了自然界之謎，不過對自然界的了解得愈深，愈發現到新的怪事。仔細一想，自然界到處充滿著謎。



原作者 LESLIE PURNELL DAUIES

現代英國作家雷斯里・P・狄維斯出生在威爾斯，學校畢業後，當了畫家，也當過郵政局長。目前經營眼鏡行，並以科學幻想作家著稱。

主要著作有「人造人」、「紙偶人」、「誰是路易斯・邦達。」等科學幻想小說以及最近問世的，「四度空間的秘密。」

目錄





四度空間的秘密

DIMEN-SION A

失蹤的教授與助教

敲雷鳴克教授塗白漆的研究室門，要有相當大的勇氣。無可否認的他是生化學系最了不起的老師；但即使是高級生他也不認識，何況我是新生。

目前，我要再度體驗到初中，或高中時偶而上校長室的心情。但是我已經十八歲了，穿著清潔的實習服，嶄新而整齊；而且熱心朋友李來信中，要是真的話，雷鳴克教授絕不會疑惑我突然的訪問。

如此想著，我就咯咯地輕敲著門，進入裡面。在雷鳴克教授研究室的候客室裡擺著金屬製的書櫥和複印機，也洋溢著强烈的消毒藥味。

面對桌子的女秘書抬起嚴肅的面孔，清楚地說：「有甚麼事？」

「想見雷鳴克教授。」我說。

辦公室正後面靠窗地方，有位金髮長臉的少年，正凝視著我。突然發覺到那不是窗而是鏡子，鏡中人又不正是我嗎？剛才由於過分緊張，沒有想到鏡子的人。

「約好的嗎？」女秘書問著。

「不！可是有相當重要的事，一定要見他。」我回答。

女秘書皺緊眉頭盯著我，

「請說姓名和宿舍名字。」

「傑拉爾・莫頓，D宿舍。」

女秘書猶豫了一會兒才按電鈕，對著聽筒，

「有位莫頓學生想要見您，據說有很要緊的事。」

由於聽筒只能聽到些微的聲音，我心裡焦急萬分。

「嗯！怎麼樣？是誰呢？」

我聽到雷鳴克教授如此回答，立刻向女秘書說：

「有關約翰・美巴教授的事。」

女秘書照我的話告訴雷鳴克教授。

「甚麼？美巴先生的事？」

我聽到他頗感驚訝的聲音，繼續說道：

「知道了，請他進來。」

我打開研究室的門，進去。我未曾見過雷鳴克教授，他正面對一張偌大桌子而坐，桌上的東西非常零亂。

雷鳴克教授有張圓圓、整齊的臉，鬍子皙白，密厚美麗的白髮隱約地覆蓋著好看的大耳朵，戴著金邊眼鏡，穿著實驗衣，端正地準備著我的到臨。

「莫頓先生嗎？」雷鳴克教授摘下眼鏡。

「曾經見過嗎？」

「不，我進入本校，只不過三個月時間—。」

「是的，你是寫美巴教授的事，希望見我，那請坐，莫頓先生。」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從口袋拿出朋友李的信函。

「今天早上，接到朋友李的這封信，李先生是美巴教授的甥兒。」

「知道了，請繼續說下去，莫頓先生。」

「李先生就讀諾里基學校，週末下課時，回到住在赫福的舅舅家。」

「這是你想說的嗎？」

「是的，美巴教授和助教突然失蹤了。」



「失蹤？究竟發生了甚麼？信中有詳細寫嗎？」

「是的。」

我從信封裡拿出信函，朋友李的字不很漂亮，一共滿滿地寫了八張信紙。

我將信函遞給雷鳴克教授，教授重新戴好眼鏡，看著信。身子大為發抖，沈重地將紙放在桌子上，摘下眼鏡，重重地倚靠在椅背。

「說得不詳細嗎？」

從那兒說起才好呢？我頗感為難。最後我鼓起勇氣。

「美巴教授和助教，五個星期前突然在研究室失蹤。助教的名字是亞當・索凱爾。」

雷鳴克教授皺緊眉頭，

「五個星期前？」

我接過信，想著為甚麼那麼長的時間都置之不理呢？─我找著寫有理由的一部份。

「是的……那是因為─起初遇到警察調查，由特別搜查總部執行。搜查總部的人，交待李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美巴教授所遭遇的事。」

「是呀，這是新聞也沒有刊載的緣故。我也感到研究所有點怪。美巴教授是位名聞遐爾的學者，因此搜查總部的人……。」

雷鳴克教授想了一會兒，說道：

「會到鐵幕那邊去嗎？」，雷鳴克教授打消了自己的念頭，搖著頭，

「不，不！美巴教授不會如此的。不過，搜查總部的人所懷疑的是很明顯的……。喂！莫頓先生，請繼續說。」

我選擇了信函的某部分，開始大聲讀著：

「約翰舅舅和亞當，上午一直在研究所工作。研究所是座新的建築物，距離正房不遠處。約翰舅舅自己安裝了電話連絡研究所和正房。」

正午，助教亞當打電話叫人送來三明治，家庭女傭羅伯遜夫人，依照吩咐送來三明治。當時，並沒有發生任何異樣。

下午，亞當慢吞吞地回到正房，找到了衣服，又回到研究所。據羅伯遜夫人說，當時亞當非常興奮。

約黃昏六點時，羅伯遜夫人打電話到研究所，詢問他們是否回來正房喝茶。可是電話響了很久，一直沒有人接，羅伯遜夫人親自跑到研究所看看。

研究所的門上了鎖，怎麼敲打，都沒有人回答。可是從裡面漏出了燒焦味。羅伯遜夫人以為發生了突發事故，跑出去求救。

村莊的警察派出所，正好在幾十公尺前的地方。警察聽了羅伯遜夫人的報告，立即趕來。撬開研究所的門。打開一看，裡面空無一人──。」

我休息了一下，抬起頭，

「雷鳴克教授，李繼續如此寫著。研究所沒有窗戶，唯有一扇門，該門也從內側反鎖著。」雷鳴克教授撫摸著下巴：

「美巴教授的甥兒李是怎樣的個性呢？」

我早已想到他會如此問的。最初讀李的信時，我也懷疑到這會是真的嗎？

「是位相當不拘小節的男人。頗得人緣，約與我同年紀，目前專攻商業美術，想當商業美術家。」

「不是喜歡跟人開玩笑的人嗎？」

「嗯，也曾有過，不過我認為這次不會是開玩笑的，雙親都死了，唯一的親人是舅舅──美巴教授，而且生活全賴美巴教授。」

「是嗎？」

「最初進入此校時，我將系主任的為人告訴了李，李轉告給他舅舅，他舅舅據說跟你很熟。

李信中所寫的，要受到特別搜查及總部的注意，可是他自己對舅舅失蹤的事要一直保持沈默，甚麼也不理會，感到非常受不了。

李在信中，也明白說出唯有你才能幫他的忙。」

「是嗎？明白了！可是你的朋友對自己的舅舅，到底有怎樣的研究呢？關於此事有提到嗎？」

我搖著頭，

「有關此事沒有寫。不過這種事……。」

我翻著信紙，尋找所要的文字，又朗讀起來。

「──我認為這與雷鳴克教授及舅舅的實驗，頗有關係，希望雷鳴克教授也如此說。

這農場是一九二六年，一位農夫突然失蹤的地方。當時那位農夫，正在庭院散步，意外的就失蹤了。」

舅舅幾年前接掌這塊土地，就在農夫失蹤的地方建立研究所。」

雷鳴克教授抬頭看著天花板，問道：

「可說是歷史重讀了……。但是，研究所位在那兒，莫頓先生？」

「赫福特村農場，查查看吧！那兒是正諾里基（英格蘭，諾福克州都）對面十六公里的村莊。」

雷鳴克教授伸開手按著電鈕，面對麥克風。

「托拉巴絲小姐，我急著出去旅行，明天起三天，所有的約會全部取消。請準備莫頓的請假條。以後按照指示行事。請查一查到赫福特的火車時間表，莫頓先生？」

「只有到諾里基的班車。赫福特沒有車站。」

雷鳴克教授吩咐好秘書托拉巴絲小姐，然後靠著椅背說：

「莫頓先生，打電話給你的朋友李先生，告訴他我們要去那兒。」

「農場沒有電話，只有打電報，立刻去打。」我答著。

雷鳴克教授與我抵達諾里基車站，李如期來迎接。他在明朗的日光下，斜倚在恩保羅汽車旁。穿著潔白的襯衫，晒紅的臉，配上烏黑的頭髮，看起來毫不修邊幅，頭髮蓬亂，與其

說是商業美術家的材料，不如說像個嬉皮。

眼鏡即將滑落，與我握手時又將它推上去，露出莞爾笑容，沒有隱藏擔心的樣子。

「歡迎到這偏僻的地方來。」李對我說。

我將李介紹給雷鳴克教授。教授在火車裡，李一直想著如今看到戴著與珍珠色服裝相稱呢帽的人，深深地感覺到他真不愧是生化學界的巨匠。

「血統是不可爭的東西，在那兒很像美巴教授。」雷鳴克教授莊重而且愉快地說：

「舅舅是我母親的弟弟。母親也說我很像舅舅，今天承蒙特地來訪，不勝感激！」李說。

「不，別客氣，你舅舅是我的老朋友，而且也得到他很多照顧。」

李拿起雷鳴克教授旅行用的灰色漂亮皮箱，打開車門。

我在駕駛座與他同坐。車子響起吵雜聲開始走動，雷鳴克教授脫下帽子，身體伏向駕駛座說：

「李先生，你寫信後，沒有任何變化嗎？」

「不，沒有特別的事。」李清晰地說。

「是是，助教的名字叫甚麼？」

「索凱爾——亞當·索凱爾。」

「沒有任何親戚朋友來問過嗎？」

李搖搖頭，

「亞當是有親戚的，不過一次也沒有來問過，朋友也保持沈默。」

雷鳴克教授口中再三唸著助教的名字。

「是外國人，也許中歐人，說不定是蘇俄人。不過亞當這名字，那一國家都有的，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個子矮小的男人，面部淺黑……。究竟籍貫何處，未曾聽過，最重要的是他很少說話，說話時帶有奇怪的土音而且不很輕鬆愉快。」

「該男子何時跟你舅舅在一起工作呢？」

「有兩年了。是位到處做瑣事的人，起初拾掇庭園。不久，才在研究所幫忙。」

汽車離開了村鎮，現在開進鄉間的道路。道路兩側，田地十里，到處可見嬝嬝吹煙的農家，也因長期颱風的影響，到處可見彎彎曲曲的歪樹。

「你的舅舅從事甚麼工作？你知道詳細嗎？我是生化學家，不是物理學家。說到電子工學的知識，只懂得皮毛而已。那也是跟你舅舅一起工作時，他教我的。」

「不過你自己本身，對你舅舅的助教的偶發事件，大概有意見吧，莫頓先生，你想如何？」

我只看到李的信而已，關於這問題，只看到提出各種看法，並沒有怎樣的說明。

「我也沒有意見。」

「可是你們可以提出一些重點說明看看嗎？」

「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下午，有位狄畢特·蘭克農夫到自己的田裏去，那兒是美國田納西州加拉肯小村莊。

在田裡有三位目擊者，看到蘭克農夫突然失蹤，以後未曾再出現。

莫頓先生，像這種例子經常發生的，有關美巴教授的事，請蒐集許多這種實例。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農場也曾經發生過跟現在完全相同的例子，五個星期前，又有兩個人在同一地點失蹤。

莫頓先生，美巴教授曾經建立了一個理論，就是同時存在兩個世界的理論。

換句話說，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另外還存在著一個世界。當然另一個世界是不同於我們世界的空間世界。」

雷鳴克教授說完，慢慢地靠在椅背。我不敢相信，回頭望著教授，教授露出笑容。

「怎麼樣？我所說的，沒有解決的線索嗎？世間要是發現多麼可笑的事實，就沒有發表的猶豫了。

美巴教授關於此事，一點兒也不懷疑。他相信我們所處的世界，只不過是存在同一空間，幾個不同空間世界之一而已。他將存在我們世界邊緣的世界稱做四度空間。」

我對他這種突然而不可思議的想法，感到訝異萬分。不過，教授是以沈著的聲音對我說的，不久，我就定下心。

教授的意思，事實上是很明顯的。美巴教授熱心研究想要發現前往比鄰的四度空間的通路。

美巴教授買下農田突然失蹤的這塊農場，而且又在農夫失蹤的地點，建立研究所，教授相信那兒就是前往四度空間的通路。

我想美巴教授與助教發現前往四度空間的通路而進去。不過，那兒究竟是怎樣的世界呢

？那兒的構造如何呢？

我左思右想，想著那兒會與我們的世界一樣，有草原，有森林嗎？而且住有人類嗎？卽使有人類，究竟長得怎麼樣呢？……。

我胡思亂想之際，聽到雷鳴克教授的聲音。

「…像剛才所說的事，並不是他第一人講的，愛因斯坦博士也有同樣的說法。不過，我認爲美巴教授的說法更積極，他說在我們世界的某一地點與四度空間相接。

不管人或物，一在那地點，就會突破相接的境界，而被吸進四度空間。」

「約翰舅舅一心一意蒐集人類失蹤的新聞記錄或過去種種記錄。像剛才教授所說的田納西州的農夫失蹤，已有幾百人……。」李追著慢速的農場貨車說著。

「那種實例，實在多得不勝枚舉。」雷鳴克教授點頭道：

「有一位少年走在人跡未至的雪地荒野上，突然失蹤的例子也有，那少年所留下的足跡也突然消失。

我國（卽英國）全國一天中平均有三十五人失蹤，之後一點兒也沒有消息。

美巴教授相信，那些人中卽使沒有全部，至少必有一些人被拉進四度空間。他將研究所

的地點選在赫福特農場的理由，不言而喻。同樣地，我相信他的實驗成功也不言而喻。」

「我也如此看法。」李低聲地說。

汽車過了橋，來到房屋林立的窪地，有幾家商店、一家旅館，也有聳入雲霄灰色塔的教會。

穿過了村落，李開始減低車速，沿間鄉間道路前進。不久經過望白漆的門，車子停在山形屋頂的高大房子前。

我們下了車，站在明朗的陽光下，雷鳴克教授大大地張開雙手，很珍貴似地望著周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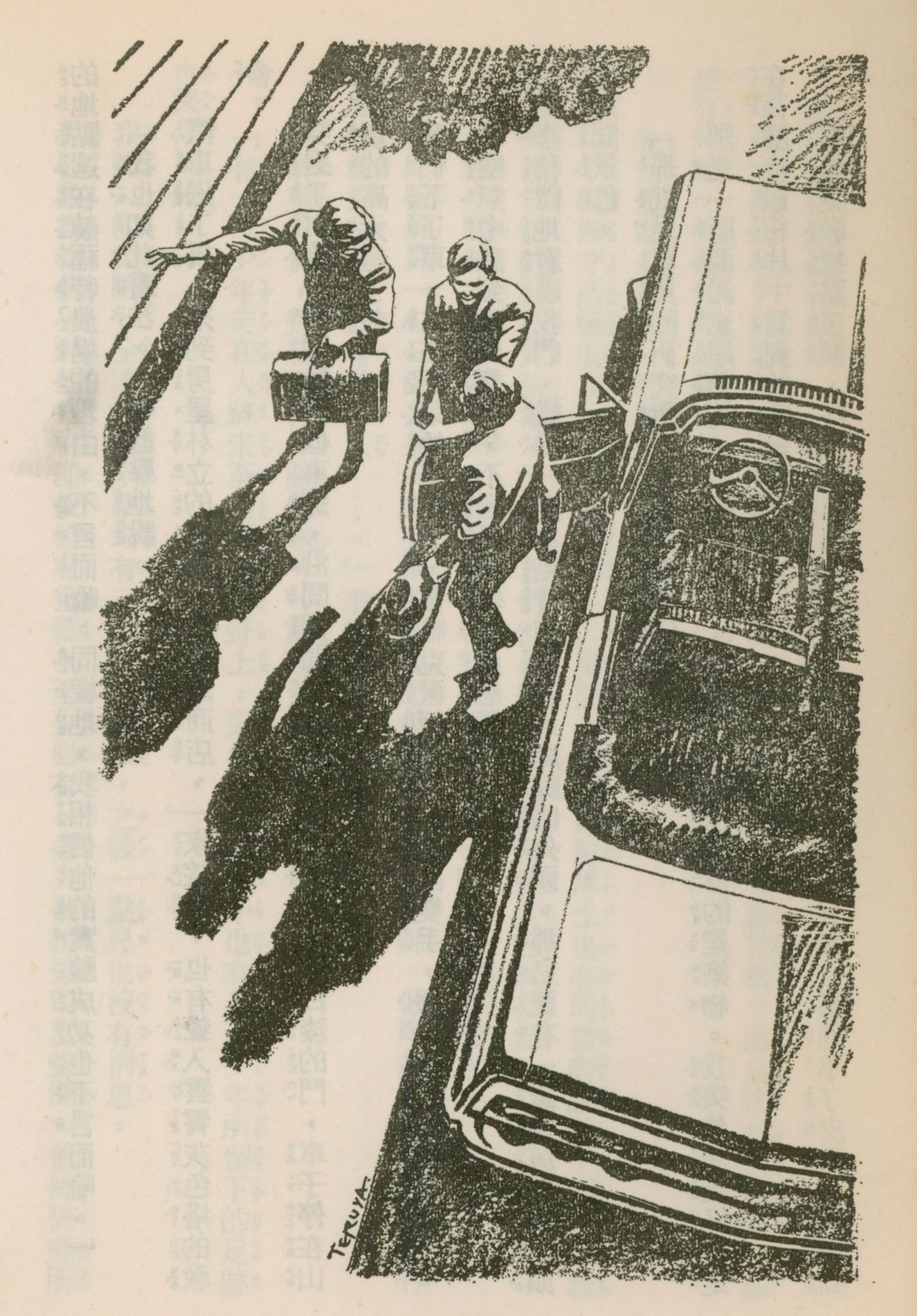
「空氣中感到海風襲來，不過只有我有此感覺吧？」

李稍微地看著我們，微微一笑，接著指向廣大庭院的外頭。那兒建有一家平房，四周頗富鄉間景色。

「那就是舅舅的研究所。」李解釋說道。

那是一所混泥土建造的，沒有裝飾，沒有窗戶的灰色粗俗的建築物。我突然想到好像是在甚麼時候相片中看到的戰爭避難場。

雷鳴克教授點了頭，從車子拿出自己的旅行皮箱。李立卽發覺，幫他拿了皮箱，引導到



前面正房。

女傭是位胖嘟嘟的中年婦人，圍著一條圍裙，一眼就可看出她是位非常耿直的人。

這位女傭羅伯遜夫人，爲我們準備很妥當，立刻用餐。

雷鳴克教授用餐完畢，拿起餐巾擦嘴，且對這豐饌的一餐說道：

「相當美味的菜，你的舅舅僱到這位好傭人。」雷鳴克教授說著，從椅子上站起來。

「想現在看看研究所。」李說著。

研究所的內部

我們從正房側門出來，穿過盛開紫色花朵的拱門，來到寬廣的庭院。下午，晚霞照射四周。

混泥土建造的灰色研究所，裝有一道牢固的門，在不塗油漆的鋼鐵門，兩頭生銹了—李一開，門嘎吱嘎吱地響，他進入，按下開關，開了燈。

幾個木箱放在窄屋兩側壁端，任何人一眼就看出裡面空空一片，角落堆有稻草和鉋花，裡面有房間，正面裝有金屬門。

李繼續前進，打開門，進入裡面，突然亮起電燈，雷鳴克教授立即注意到破損的門鎖。

教授查看門鈎一會，不久進入裡面，我和李也尾隨其後進入。

出現在眼前有三部機械裝置，在混泥土床上各自間隔四呎寬而三角形擺設，任何一個裝置約有一呎高。

三部機械都由汽筒構成，頂端像大的蛋一般形狀，白且圓。而且圓蓋形裝置的上方突出一條細細的銀線。三部裝置全都安裝在金屬製成的三角台，固定在床上。

電線從三部裝置的基底部延長，連接在房間兩側的牆壁，木頭製成的台上。那木頭上的裝置有各種配合，相當複雜。

很快來到旁邊的牆壁旁，看到三部大發電機，每部發電機裝有像變壓器東西。

電線從變壓器起，順著牆壁圍著整箇房間，接在複雜的裝置上。所謂複雜的裝置有三部，每部各裝有一個控制電盤。每個控制電盤都有複雜的撥號盤和計時器，好像那一家的電視裝置。繞到後面一看，聞到乾燥味，走到擺在這房間的機械旁，發現到與剛才完全一樣的電氣特有的味道。

雷鳴克教授邊走邊看，來到電線接在牆壁上的那台裝置，蹲在計時器上開始詳細地檢查

，教授用指頭咯吱咯吱地敲著撥號的玻璃盤，弄著開關，蹲著查看刻度盤的數字。而且邊嘟喃著每件東西，邊點頭，移動另一個計器盤，再度仔細查看。

「沒有記錄的地方嗎？我想美巴教授該會記錄吧。」雷鳴克教授頭也不回地說著。

「我想該有記錄。」

李走往電線的對面去，在第一個計器盤的地方停下：

「我沒有進入這房間，所以不能說得很清楚，不過……。據女傭羅伯遜夫人對警察說，在那台上留有燒焦的書籍。這附近留有燒焦的痕跡。」

「非常像。」雷鳴克教授簡單地說。

我走到李旁邊看看，也知道了那台上有一些燒焦的痕跡。那兒電線著火，燒焦了塑膠製的配電盤。

雷鳴克教授查看配電盤完畢，便移到三角形擺設的機械裝置。教授雖然穿了新褲子，但一點兒也不在乎，雙膝靠在沾滿灰塵的床上，一一地觸摸那些裝置，然後將臉靠著床，蹲下來，開始檢查白色圓頂蓋的三個裝置。

他一邊嘟喃著，一邊站起來，拍拍腿上灰塵，然後看看發電機和變壓器，接著檢查台上

的裝置。

這次雷鳴克教授真正押下開關查看，於是正在我們後面的一個發電機，發出了響聲，起初是柔和的聲音，震動逐漸大起來……。

教授踏出一步，押下第二個開關，於是第二部發電機開始活動，教授在押下第三個開關，於是三部發電機全部活動了。

三部發電機的聲音雖然不高，但其回轉，使房間的床就像地震一樣震動著。

我此時想著會發生甚麼事。一看李的臉孔，他跟我有同樣的想法。

我們兩人凝視著一點兒也不緊張的雷鳴克教授，看他從一個計器盤到另一個計器盤檢查的情景。教授將大部分時間花費在檢查計器盤的針。

不久，教授急急地回到牆壁旁的台架。關掉開關，三部發電機突然停止回轉，教授摘下眼鏡，再度向著李。

「首先談談最初的結論，這間研究室的裝置相當複雜，必有特殊的作用。換句話說，美巴教授和助教不是從那兒的門失蹤的，而有其他的方法，使其失蹤的。

我不得不認爲，他們兩人發現了通往四度空間的通路，現在還在往四度空間的通路上，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趕快打開那通路，使失蹤的兩人回來。

「嗯，李先生，我以前對電子之學沒有正確的認識。但很幸運地，這兒的機械裝置，最初看到時，認爲相當複雜，不過，詳細檢查後，並非如此，這些裝置的目的，據我的看法：

這三部機器各能造出强力不同的磁力。

簡單地說，這三部機械被床上的三根棒連接著。

還有三個配電盤輸送電力到三根棒，於是棒開始活動，各產生磁場。所產生的三個磁場合起來製成複雜的模型，我認爲那就是打開往四度空間通路，如何？明白嗎？」

李點頭回答：「明白。」

「是呀！真佩服。附在兩個配電盤的控制裝置，裝在某個位置上。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用剩下的一個配電盤，調節電流看看。

雖能運轉，有了故障，就只剩下這一個裝置。我想不通，爲甚麼發生了故障？三個配電盤，各裝有安全裝置，達到某個電位就會自動關掉的結構。

查查看，這三部裝置安裝各自輪流工作的結構，其中之一不夠堅固。

嗯，你的舅舅失蹤後，絕對沒有人來動過嗎？」

「不敢確定，據女傭羅伯遜夫人說，這房間的東西要是有人摸過就是警察所拿過的燒焦了的書籍而已。」

「是嗎？」雷鳴克教授點頭說：

「於是我們可以將那兩個配電盤的針所示的刻度認爲是你舅舅失蹤時的東西。」

「讓我們看看那時的情形吧！美巴教授和助教整天在這房間工作，而且只有一張椅子，從這事情來看，他們一人坐在配電盤前，另一人認真地記錄計時器的針所示的刻度。到用餐時刻，兩個人沒有去，於是才有打電話叫三明治的道理。嗯，李先生，像打電話叫送來三明治的事常常有嗎？」

李先生想了一下回答著：

「不！那是很特殊的。」

「從此事來看，他們兩人可能發現了四度空間的通路，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正在努力發現中。」雷鳴克教授回頭看看裝在壁上的電話說：

「那電話到現在還通吧！」

「通的。」

「那方便極了，對我們將是必要的東西。我們回到當天的情況，那天，助教—叫甚麼名子，是的，是的，叫做亞當・索凱爾，拿繩索到正房的理由。可是，那條繩索，到處都找不到嗎？」

「不在這房間。我也找了，台下有甚麼東西吧。」

李走到台邊，膝靠台，拿出長棍和電線給教授看看，那棍子的前端裝有金屬卡子，背面的前端裝有小馬口鐵管。

雷鳴克教授蹲下來查看裝在棍子前端的東西後，說：

「看起來大概是匆忙製成的東西吧！你們明白嗎？爲甚麼要做這種東西呢——。」

「我想爲找甚麼東西而做的吧！」李說。

「必是如此吧，用匆忙製成已是很明顯，因爲要製造更堅固的道具已來不及了。往四度空間的通路正在眼前，而且美巴教授兩人都不知道須要多少時間才能抵達。也不知道四度空間裡有沒有空氣？總之，美巴教授兩位進入了那通路……。」

「是一種新事件的發生。」李說。

「唯有如此想了。我不認爲你的舅舅是一位平時沒有準備就前進的人。」我也插嘴說道：

「教授，美巴教授和助教兩人，該有一位用繩子綁著身體進入四度空間吧！他們該會處理得很漂亮，我認爲他們會有一人用繩子拉著，一有危險就拉起來。」

「因爲找不到繩子，這種說明也成立吧！」

雷鳴克教授點著頭，走到故障的裝置那兒。

「首先，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修理這部裝置，我想不會太難吧！最重要的是要有個好的開始，其次要有耐性。」

雷鳴克教授說著，用手招呼著我們，我們走到教授旁邊。

教授指著兩個撥號盤，

「這撥號盤都不成問題，還是好的。只不過第三個有些問題，沒有說明書，介紹也沒有。即使失敗了好多次也唯有重覆地做。就像不知道鎖的組合數字而硬要打開金庫一般。」

雷鳴克教授看看自己的新衣服，

「我想要件工作服了吧！也需要道具，小鏟子、螺絲起子、老虎鉗子等。」雷鳴克教授合起雙手，繼續說道：

「要修理，愈快愈好。」

往四度空間的通路

雷鳴克教授終於著手修理故障的裝置。教授打電報到學校研究室，延長自己的休假。

雷鳴克教授穿上索凱爾助教所穿茶色污穢的工作服，邊速著手修理故障的零件。

李和我也幫忙著。我們抵達那天是星期二，從那天下午起，開始工作。

李試試壁上電話是否故障？結果有了故障，所以叫羅伯遜夫人，將晚餐帶到研究室。

如此工作到三更半夜，雷鳴克教授將道具放在床上，說今天工作到此爲止，我們橫過月亮普照的庭院，回到正房。

羅伯遜夫人已到寢室，而且也幫我們準備好了餐點。雷鳴克教授和我們靜靜地靠在桌子。

我沒有胃口吃東西，但嘴仍不斷地動著，直到疲倦爲止。

我似乎有股做夢般的心情，雖是昨天的事，也以爲是很久很久的事。昨天還在學校研究室凝視細菌養盤。

而且到黃昏五點時離開了研究室，搭乘校車到宿舍，在宿舍喝完茶，像平常一樣到公園

散步，坐在平常所坐的長凳上，看鵠在池裡游來游去，然後踩著自己的影子走回宿舍最頂樓的自己房間。

那是昨天以前的每日行事。

現在如何呢——。

在我寢室望著粉紅色薔薇花蕾的壁紙，天花板的橫樑，窗外的山谷，平房建築而又陰暗的研究所，因爲在正房的背面，從這房間看不到研究所。可是，雖然看不著，但那兒所發生的事或我們目前正著手工作的事，一刻也不能忘記。前往與這完全不同世界之通路……在我心底怎會相信有那種世界的存在；可是它確存在我心底的那個地方，我似乎不相信有那種世界，那是非常不可能的。

而且別的世界—四度空間不會跟我們的世界同時存在這空間吧！……。我占在寢室的窗邊，想像著存在四度空間的種種東西，住在那兒也許有跟人不同的生物。

不，或許甚麼也沒有的無生物世界，也許是沒有空氣的世界。雷鳴克教授決不如此想的。我雖然認爲是沒有空氣的世界，但因顧慮到了李，因此沒有說出那種想法……。

雖是個和暖的夜晚，但我感到發冷，髮毛一根一根地豎起，不禁毛骨悚然。四度空間的種種，已不敢想像了，可是還是禁不了想像。我進入床上橫躺著，棉被光溜溜，有些微香水味。

第二天早上，李搖醒我，他蠻有精神地叫著：「已經六點了。雷鳴克教授早就吃過早餐了。」

「睡得好嗎？」

我隨他下樓，他問著。

「沒做惡夢吧？SF裡的怪獸或綠色小矮人……。」

「不，睡得好酣。」

進入餐廳看看，一個人也沒有。雷鳴克教授獨自先用了餐，時間一刻也不浪費，一定到研究所去了。

「我喜歡雷鳴克教授，他是位了不起的人，一點兒也不驕傲，也不自豪，只是專心工作，總不覺得厭倦。」

過了三十分鐘，我們到了研究所，雷鳴克教授正在不停地工作，看到我們只是點頭示意

。教授一心只想要分開扭在一堆的接續部份。

中午用完簡單的便餐。

約下午四時，雷鳴克教授將道具挾在腋下，用兩手揩掉油漬，說：

「呀！已修理完畢了。」

雷鳴克教授想要快點試試，押下三部電機的開關，接著教授查看已修理完畢的撥號盤。

發電機聲響不高，教授的話即使不提高聲音也聽得很清楚。

「萬事如意，任何人都稱心愉快。」

「所有的裝置都動起來了。」李說。

雷鳴克教授豎起雜有白色的眉毛，隔著眼鏡凝視著。

「是的，都動了。」

教授點了頭，接著，走到我們身邊。教授，首先教我們產生電力的方法及三個計時器針的振動和調節方法。此外，教授總是注視著與其他計時器隔離的大計時器。

「好呢！這大計時器的針，要是稍為越過紅線，就必須立即關掉開關。」

我們輪流工作著是爲了避免時間的浪費。須費多少日子呢？現在仍無法預料。從現在起

，我們必須二十四小時不停的工作，三人輪流，一人工作八小時。

最初八小時，由雷鳴克教授負責注視計時器的任務。教授是從下午四點開始的，接著由李接替負責下八個小時的夜間工作，到十二點，再由我接替李，負責下八個小時，直到第二天的八點。

雷鳴克教授萬事週密，沒有遺漏。在值班者之前裝有鏡子，只要看看鏡子就可知道那三根棍子。

四度空間的通路，成了大磁場。我想即使很接近肉眼也無法看見的，所以將長棍放在床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注視四度空間的通路。假使三角形擺設的裝置中有一個消失了或模糊不清，那時，將可打開往四度空間的通路。

我們所做的工作，極其單純無聊。調查管制裝置，穩定計時器的針，凝視雷鳴克教授所裝設的鏡子，記錄刻度—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如此重覆地操作，最初幾分鐘須多加注意，以後就會自動轉動，這其間若想想其他的事也無妨。

雷鳴克教授很起勁地說：

「你們要知道，這是相當重要的事。你們工作時，有任何事情發生，不管大小或發生時刻都必須打電話到正房給我知道。」

然後教授未脫下工作服，也未用油洗髒手，便靠在凳子，面對台而坐。而且，首先調節管制裝置，開始記錄計時器針的震動。

李和我，認真地看看雷鳴克教授的操作，明白了教授的操作法。起初，教授每次調節，我自然看著在床上三角形擺設的裝置類，全身緊張，就像在候診室等待牙醫到來似地，心窩兒到處疼痛著。

不過那種心情逐漸減弱，最後就像厭煩一般，不但感到無聊，連神經也會崩潰。

「如何？明白了吧？」

過了二十分鐘，雷鳴克教授回頭清楚地說：

李點點頭，同時我們不約而同說：「明白了。」

「你們兩人要是都明白了操作法，以後工作時不會再隨便走動了，李先生，你不是要立刻去睡嗎？莫頓先生，你到附近蹓躂蹓躂，呼吸新鮮的空氣。

你們可別忘了每八個小時換班一次，說到八個小時，是個長時間呢……。」

「是的，明白了。我不到正房去，而到研究所後頭附近蹓躂蹓躂。」我說著。

「啊！那最好。」

雷鳴克教授重新面對控制盤，李和我到庭院去。

「能睡嗎？下午五點，還早呢！」

李望著晴空萬里的藍天，微風拂過他的黑髮。

「你不能不睡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說了。

「這就睡吧！免得我三更半夜在研究室值班時打盹兒。你怎麼樣？」

「我在學校培養細菌，已養成習慣。」

「不！這不同，這有到四度空間的機會。」

「可是，你舅舅不是發現了到四度空間的通路嗎？」

「這是我平常說給自己聽聽的，可是我相信會有一次正確的，不過離那時，不知須費多少時間。」

我難以回答。

李倚靠在格子形的拱門，摘著紫色花朵，那花像是Clematis（屬千日草植物）。因為家父是位園藝師，所以我立刻就知道花名。

「散步嗎？」李問著。

「等喝茶後吧？」

言歸正傳，那天黃昏，我沒離開很遠，只在農場前遠處的森林裡散散步。

我生在德雪特小村莊且在那兒長大的，現在，雙親還住在那兒。

那天黃昏，我想起了家中的種種。而且當走到樹林邊上的道路時看見一間房屋，跟我鄉下的家一模一樣。

我佇立了一會兒，望著明潔的窗戶，整齊的窗帘，煙囪冒出的縷烟和擺在白色窗棚的花盆。正望著之際，打開了我思鄉的情懷。

回到正房，晚餐已準備好了，我吃完了飯，羅伯遜夫人坐在平穩的椅子上說：

「用完餐，若是收拾整理，才有下餐的準備。」

羅伯遜夫人對這種用餐的準備拿不定主意。可是，一句也不發牢騷。

來到赫福特就這樣已過了一天。在研究所裡面，我最初担任的工作是從第二天早上八點



開始的。這之後八個鐘頭在我一生中令我感到是最長的時刻。雷鳴克教授約在十一點，突然進入研究所，起初，我以為僅為我的工作而來，但事實並非如此。教授是為看看改良的部分，突然想起而來的。

我坐在教授所安裝的鏡子前，於是三角形擺設的裝置或教授的背影都能看得很清楚。

隔了一會兒，我就同李一樣，向教授提出同樣問題：

「教授，到四度空間的機會，具體地說，到底如何？」

「機會？」

教授繼續工作著說：

「發現往四度空間通路的機會嗎？發現嘛必會發現，問題是須要多久時間而已。很可惜的，竟然不能事前預料，也許要多年時間……。」

教授自我安慰道：

「可是所要的時間，或許計時器的針能停在預定的刻度上，為了尋找預定的刻度，美巴教授或我們，都採用現在所做的方法，也許會一再失敗，可是有別的方法嗎？」

不久，雷鳴克教授做出如夢初醒的臉孔。

「莫頓先生，我們必會找到前往四度空間的通路。」

「教授，發現時，怎麼辦才好？」

「首先，調查那世界有沒有空氣？那世界有空氣時還要祈禱我們能生存……。」

到了星期三，接著星期四，星期五也過了。

我散步或打盹兒的時間，就像蝸牛一般緩慢渡過。

不論正房或研究所，連一朵能讓我們調劑心情的花兒也沒有。電視、收音機也都沒有，有的只是書本而已，可是書也只是難懂的科學書。

遇見李也只是偶然而已，我工作到四點，離開時他大部都在熟睡中。

就這樣到了星期六的早晨。

像往常一樣，我六點多一點就起床，洗完臉已是六點半。

不久到了用餐時間，羅伯遜夫人將飯端到餐廳，在餐廳跟羅伯遜夫人聊聊，用完餐在旭日照耀下，向研究所前進，準備接李的班來到庭院正中央，我停住了腳步，扭緊手錶發條。

進入研究所，看到李捲起襯衫袖子，在通風不良的研究所裡，溫度極高，李回頭看了我，莞爾一笑，然後記下計時器的刻度。

「累了吧？」我無話找話打個招呼。

他坐在椅子回答著：

「身體僵硬得很喔。」

我走到發電機處，三部發電機不停地動著。發電機上方，熱波震動著。

我看看三角形擺設的床上裝置，任何裝置像半個駝鳥蛋一般形狀，從各個頂端露出了細線。

四度空間通路是產生在那三根細線間的磁場，假使那通路出現……，可是，究竟如何出現呢？

光稜鏡閃爍到天花板嗎？或是像灰色窗帘一般的東西，散在附近地面呢？或像變化無常的東西，完全沒有呢？……。

四度空間究竟什麼形態呢？像我們地球一般，草木叢生，花兒盛開嗎？住有像我們一樣的人嗎？

我邊想著各種事物，邊看著不很牢固的腳架，想要離開發電機處時，突然絆到了擺在床上的棍子，機器發出嘈雜聲。

坐在椅子的李，轉動身子，看著究竟發生了甚麼？

「真是糊塗的傢伙——。」李說著。

我蹲下來，想將棍子擺在原來地方，一部駝鳥蛋形的裝置，剛好在離我頭部兩呎的地方。

從那蛋形裝置露出的細線，閃閃發光，我感到驚訝，看了其他兩個蛋形裝置，結果如何—附在那些裝置的細線都閃閃發亮！

我模糊地看著它們，那白熱的細線，怎會發光呢！好像夢見的吧！可是，等了一會兒，這就是千真萬確的了。

接著所發生的事，是在很短暫的時間發生的，連我向李打招呼的時間或蹲下身體的時間也來不及。

發出白熱光的金屬細線，突然燒得通紅，接著扇形擴大，而且變爲網狀般散開。

同時，有股眼睛看不見的東西，具有奇異的力量接近我，我感覺得似乎有隻巨手想要抓我似的，身體被使勁地拉進……。

我猛叫著，李奔過來，我略微可以看見，我拼命地堅持，李抱住我，抓著我的腳後跟，

我連同李被那股奇異的力量拉著穿過搖動的網狀物。

奇異的世界

在剎那間我看到一點亮光所包圍的研究所，一下子直落到一片漆黑的空間，似乎乘著不停的電梯，以極其迅快的速度，落到不知深處的地方。心情之壞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我落到全黑的地方，如說時間不需一秒，可是我覺得好像很長的一段時間。

突然我停在堅硬的東西上，膝蓋著地，人往前拋，無法動彈，肘碰到硬物，隨即滾著，我以為心臟停止了！

隔了一會兒，碰到障礙物，身體好不容易停住了，可是已不醒人事。

我昏倒在那兒，好不容易醒了才發覺到我正躺在小山丘上。可是，四周非常黑暗，即使鼻前的東西也看不清楚。附近雖有東西但一點兒也沒辦法知道。

我悄悄地移動腳步看看，接著移動身體，並沒有疼痛的感覺，似乎沒有受傷。

我用雙手撐著身體慢慢地站起來，所撐的雙手感覺上好像頂在岩石上。

我瞪著眼睛尋視周遭，當然，漆黑一片，這是沒有一絲光線的地方嗎？

連一點兒聲音也聽不見。突然我聽到似乎是李的聲音，就在附近不遠。

「莫頓，你在那兒？」

「在這兒！」

我在黑暗中答著，身體移向聲音的地方，李和我似乎都在移動著，可聽到微微的聲響。不久，他的手碰到了我的肩膀，聽到了他興奮的叫聲。

「啊！是在這兒嗎？……。」

我以為這奇妙的四度空間，永遠這種狀態——永遠將是漆黑的世界。可是，有空氣、呼吸也沒阻礙而且暖和。我們感到比剛剛在研究所的地方更暖和。

研究所的事突然浮在腦際，我和李被拉進四度空間，仔細一想，實在說是我的笨拙所造成。

在研究所裝置露出的細線發出白光時，我就必須採取更敏捷的行動。當我發現到又只是模糊發光的線時，我應該想到已經打開了往四度空間的通路。當時我不該沒有注意到，連李也被拉進來了。我作夢也沒想到，磁場竟是如此強勁的東西。大概是真空狀態，落下來毫無阻礙，一直被強有力的力量拉下去。

我和李斷斷續續說著，並向他道了歉，李不責怪我說：

「我們發現了四度空間的通路，這是千真萬確的。可是從那時的情形判斷，我認爲通路必是隨即又關。

可是這次與美巴舅舅不同，將給雷鳴克教授立即了解到發生了甚麼？

教授將會想出辦法，我們只好在這兒忍耐著，直到四度空間通路再開爲止。」

李所說的，我頗有同感，可是在這甚麼也看不見的漆黑世界，究竟怎麼辦才好呢？而且雷鳴克教授再度打開四度空間通路時，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當我們被拉進時，一個裝置被燒毀了，雷鳴克教授先必要修理它，修理完畢後，教授必須做我們三人的工作量，不斷地看看撥號盤，打開開關。我們三人輪流工作時，還過得去，如今唯有教授一人担當了。

（如此工作，教授能夠做得多久呢？不得而知──。）

我如此想著，用鞋後跟重重地踩著地面。好像是草地，我看著四周，在這漆黑的地方，正前方的一個地方似乎有些亮光，不！確實是明亮的，我專心注視著這微弱的光線。

李也注意到了，

「天亮了嗎？」他懷疑地說。接著打了大哈欠：

「真是累了……。」

然後，突然看到甚麼似的說：

「莫頓，你看，那是甚麼？」

我隨著他的聲音，回頭望著，於是在那遠遠的黑暗中，看到兩個圓圓的，黃色東西，兩個都一樣大。

那究竟是甚麼？─我一瞬間，直看著那東西。不久，明白了那是月亮。這四度空間有兩個月亮。

月亮的相反方向，遠遠的地方有一道亮光，也許是真的天亮了。

我聽到李嗯嗯地說著以及他的呼吸聲，他滿意地說著：

「這空氣多好，又新鮮，謝天謝地。雖然吹著微風，但沒有任何味道。到處聽不到一點兒聲音，非常寂靜。

究竟，我們在四度空間的那個方向呢？感覺上好像在丘陵上。」

李突然說著：

「我們距地面不知有多少距離？」

「多少距離—啊！那多麼難啊？」

我望著黑暗的遠處，逐漸明亮的地方回答著。於是突然打了個哈欠，才明白已經累得要命了。

「我想落下兩、三公尺吧！可是究竟如何呢？」李一面想著，一面繼續說道：

「從這件事來說，能讓我們看到四度空間和地球的通路，唯有在空中的東西了。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地面，跟地球地面比較，低得多。於是穿過那通路，回到地球是相當難的。」

遠處的亮度，愈來愈大，現在能夠看到李蛋形臉的輪廓，同時也能看到空中的顏色—紅色、藍色、綠色……。

現在能辨別四周的東西，在我們的前方，有個小平原，到處亂堆著岩塊。那平原的對方，有如窗帘一般籠罩著的霧，一點風兒的氣息也沒有，只能看到霧籠罩著朦朧的天空，愈來愈明亮，霧漸漸地變爲深綠色了。

一會兒便能很清晰地辨別四周的景物，眼前呈現一片滿是紅色岩石的荒涼風景，到處長

滿茶色般的草。

不遠處有座樹林。

「是甚麼呢？是處陌生的景象，好像住有綠色矮人，能夠容納我們嗎？」李說著。

「可是，地面很堅硬，呼吸也舒服，沒有甚麼不滿的地方。」我說著，李莞爾一笑，又打了個大哈欠。

「哈欠剛剛打出，忘記了想要說的話。」

他的哈欠隨即傳染到我，我連續打了三、四個大哈欠，揉著眼睛。

那時，我發覺到有股奇妙的味道。不是被太陽照射的暖和地面味，也與草味不太相同，好像是害病的動物味，帶給我們不愉快與奇妙不安的心情。

我開始注意這令人討厭的味道，究竟從那方向來的？突然那味道消失了，同時不安的心情也沒有了。

我望著像窗帘似的綠色霧。距我們兩人目前所坐的丘陵有五十公尺遠的距離間，到處籠罩著霧。在地球上，是因濕氣暖和才有霧，這兒却不相同。霧如同窗帘般落下，一動也不動。

這究竟是爲甚麼？不安的心情又來了……。奇怪，連想那件事的氣力也沒有，全身懶倦。可是這時候倒是一點兒不安的心情也沒有，心情舒暢得很。

眼皮開始沈重，李看起來已躺下，閉起了眼睛，一定是睡著了。總覺得不放心似的，我一直想著，我不該睡著。努力睜開像鉛般重的眼皮，那時我突然注意到似乎在那兒有個人一直盯著我們，突然我又不安起來。不過，我已無法忍耐，躺下來，閉了眼睛，像死了一般睡了。

睡了多久，完全記不起來了，睜開眼睛看看，我已曬在陽光下。

我迅卽起來。現在，剛才的倦怠都消失了，我看著四周，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也跟我一樣起來了，以不相信的臉，瞪著眼睛尋視著四周。我們剛才在那荒涼的風景，滿是岩石的丘陵上睡覺，現在睜開了眼睛一看，怎麼樣呢——我們不是置身在地球上經常看的草木叢生的丘陵上嗎？

我一直想著剛才睡覺的丘陵，但是呈現在眼前，千真萬確是一片長滿翠綠色的草，我最先注意到是那華麗的色彩。

周遭長滿綠樹和草叢，而且到處開滿鮮紅、藍色、黃色的花朵。在我們前面，不知甚麼



時候，出現了一條道路，太陽照射著我們的背，微風撫吹著臉……。

李看著四周，

「我們究竟在作夢嗎？我們睡覺時，有任何人來過嗎？」

我點了頭，同意他的想法。不過我們移動了身體，就有了新的發現。我想著，要是滾下去就不得了，睡覺前用鞋跟在地上挖個洞，在那洞裡踩了腳，現在一看，腳不是仍然踩進那洞裡嗎？

而且，我們睡覺前將左手放在平鋪的碎岩石上，那是沒有錯的。不過，現在一注意，那碎岩石仍留在那兒。而且，周圍的草稀疏地長著。

「我們好像不是被搬過來的吧！好像在同地點。」我說著。李張開了口，注視著我，因此我必須提出證據。

「那種事，簡直不能相信的啊！」

他站了起來，作了個否認的姿勢說：

「你看，這些草、木、竹叢，不是我們睡覺時長出來的吧！」

「到目前為止還不能確知。我們不是被搬過來的。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堅持地說。

李開始查看我所說的碎岩石和鞋後跟所挖的洞。

然後步行前進，手摸摸垂下來的樹葉。

「確實是真正的樹葉—。」

李似乎想起甚麼似的，繼續說道：

「究竟我們睡了多久時間？」

他看了手錶。

「不是七點十分嗎？不，等一下……。」他將手錶附在耳朵，皺緊眉頭。

「已經停了。」

我也看看自己手錶，同樣地，我的手錶也停了，是指著七點十五分。大概被拉進來時，發生了故障，手錶的玻璃也破了。

李苗條的身材上穿著白襯衫、灰色褲子、頭髮蓬亂、眼鏡像平常一樣滑落下來。我和李都沒穿外套到了四度空間。

他回頭說：

「石南盛開啊！這不是春天已到了嗎？你比我更知道花事。應該更詳細知道這種道理，

這兒的季節跟地球不同嗎？
呀！櫻花也開了，櫻花是在春天開的花呀！……。」

李繼續前進，看著周遭，說：

「罌栗裡長有苜蓿，還有這是橡樹，已結橡子，這是白楊樹，這是薰衣草。……」

他停在長有一叢紫色花的地方，彎著身，隨即看著我，表現出頗為困惑的臉。

「完全沒有味道……。」他回頭望著我說。

「我不知道為甚麼，好像全部不對勁似的。你看，跟常常在地球看的風景，一點兒也沒有差別，跟農場後邊的風景一樣……。不對，同一個時候，不開的花在這兒開了，而且顏色相當濃，簡直跟舞台的風景一模一樣……。」

我也發現了這奇怪的風景。

「李，為甚麼到處都這樣寂靜？不但沒有一隻蟲，也沒有一隻鳥，而且雖然吹著微風，但樹葉一片也不動。」

「不管怎樣，這兒不是地球。來到跟地球完全分開的世界，雖然想知道一切也無濟於事。」

「不同於自然的法則啊！」我說著，他點了頭。

我們背後樹木的茂密和竹叢，連一點縫兒也沒有，非常擁擠，很難進入。再前進，唯有進入出現眼前的小路。

從那兒洋溢出香味，李立即發覺到，想要查明香味的出處，他走進薰衣草叢裡。

「就是這個呀，就是這個味道。剛才一點兒味道也沒有，現在這味道……。」

聽到了不知道從那兒傳來的鳥叫聲，那是非常奇怪的聲音。聽這奇妙的叫聲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不會是鶇吧！這兒的一切好像那兒失常，或者失常的是我們。不過，以後該怎麼辦？再往前進？這兒永遠不知道前進的目標，要是沿著眼前的小路前進，究竟會到那兒？」

完全是不知的地方。我不要前進了，可是一直在這兒也不是辦法，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必須到那兒尋找食物和水喝。我說：

「四度空間和地球的通路，真正是在這附近吧！在這兒作個記號。」

於是，李看著四周。

「是吧！不過，到處都沒有小石頭。但是你可拿碎岩石，雖然不很理想，但除此之外，

就別無他去了。」

然而碎岩石一直沒有出現。通常碎岩石周圍長有茶色的草。現在一看，它正好被深綠色的草包圍著。

我想折樹枝，在地面作個記號，伸手折一枝垂下的樹枝，但結果如何？——我一伸手，那樹枝像逃跑一般退走了。

「大概微風的影響吧。」

我如此想著，再度伸手，想折樹枝。可是，這次樹枝隱退了。

「這真是奇怪呀！」

我盯著怎麼摘也摘不到的樹枝，李說道：

「那棵樹除了長在平常的橡樹外在別地方找不到的。好吧！這次我來摘摘看吧！」

「你摘也一樣喲。」

「不！也許不一樣。」

李戴上眼鏡，突然伸手，接觸到樹枝，這次樹枝一動也不動。他用力地摘著：

「就是我，才能順利地折到。」



李拿著樹枝到我們所在的地方，想在地面留個記號。可是，怎麼做也不行，一放手樹枝就倒下來，在別地方也一樣，李說：

「沒辦法。除了如此放，以外就沒辦法了。可是，昨晚吃了晚飯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再吃任何東西。而且這麼熱，喉嚨也乾得不得了。」

剛恰好在這時候，我感覺到從後面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眼睛正盯著我的頸脖，迅速地回頭一看，當然看不到甚麼。

「似乎長有各種各樣的樹木，其中也有結果實的樹吧。」李說。

我恰好在這時候，突然想起在地球最後五、六天的事。他的話正提醒了我的心在少年時某個風景的一個場面。——我穿過森林，回到我家，突然看到門前的蘋果樹，結了果實，我摘了一個，用衣服袖子包著，到小河岸邊。坐在小河岸邊的草上，一手拍著水，開始吃起來……。

想起了那時的蘋果味道，現在我又面對了這現實。結果如何？不是小鳥正在鳴叫嗎？還有，可以聽到別的聲音—樹枝搖動的沙沙聲，以及在不遠處的潺潺水聲。

「這地方又醒了，開始了活動，嗯，聽到嗎？」李說。

「奇怪，只要說沒有鳥，恰好就有鳥叫聲出現，你剛才說喉嚨乾渴，就聽到潺潺水聲，這到底是誰所賜呢？」

「真感謝他。他來了這兒，我們也不能看到他。」

他對我使了個眼神。

「就那樣吧！這條路會到那兒？我們只有走這條路去看看！」

因此，我們循著這條路繼續前進，途中似乎有個人盯著我們，有些可怕的心情，一直不斷地襲來。

鳥不斷地叫著，連一次也看不到他。沿著這條道路，來到了森林中，突然彎彎曲曲，潺潺流水聲愈來愈清脆響亮。

我們抵達了另一座丘陵，這座丘陵比我們剛才離開的丘陵，寬廣得多。在我們周遭、雜草、樹木叢生、花兒也盛開著。我們正對面，樹與樹間，有間房子，那房子旁邊有條小河流著。我突然停住了腳步，盯著那二層房子。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於是李在我耳朵耳語著。

「這是相當整潔雅緻的房子，將會住得很舒適吧—」

我們走到那兒，李看著我，突然有個驚奇的叫聲。

「喂！是怎麼搞的？簡直像幽靈的臉，又上四度空間傢伙的當了。」

我費了一段功夫穩定了自己。總之，盡量不出聲，好不容易我開口回答著：

「不同的……住起來不會舒服的……。我對那房子都很熟的。是我的家……。是我出生的家。父親和母親都還住在那個房子。」

磁暴

我們站在那兒注視了一段長時間，在樹林間似乎可看到那二層房子的大概輪廓。白色的牆壁，爬滿常春藤。我小時候，從我家二樓房子寢室的窗戶，抓著常春藤蔓到地上。

窗帘是白色棉布，在我記憶裡跟家裡的窗帘一模一樣，流過房子附近的小河也一樣潺潺流著。我在小河岸邊擺了一塊大石頭，以它爲墊腳石跳過了小河，現在那塊石頭不是還在岸邊嗎？那必是我的家。

可是，在這四度空間會有我的家—。我的家在英國的德雪特科郊外，同樣的房子不會同時在兩個地方吧！從地球將我的家搬來這四度空間，這是不可能的。」

「跟你的家真的一模一樣嗎？」

「完全一模一樣。」我盡量穩定自己說著。

「我也認爲如此，從你的表情可以想像得到，大概是住在這四度空間的看不見的生物們所幹的吧。」

仔細想來，經驗過的事也就不足爲奇。薰衣草洋溢著味道，鳥突然叫著，不都是如此嗎？我心裡想甚麼，就真有甚麼。

我剛剛想到故鄉家裡的種種，在這兒就出現了家鄉的景物，雖然嘴尚未說出，但已有濃厚的心思蜂擁著。

於是李下了個結論，住在這四度空間的生物，善解人類的心，而且有將它形之於外的能力。

「今後我們必須注意自己的心思。」李說著，身子面向二層樓房。

「怎麼樣？不進去看看嗎？」李說著，可是我一直沒有那種心情。進去看這四度空間的我家時，究竟會住有怎樣的人，我如此想著，就害怕得直打顫。

我想跟李說這些，他已走在草叢中，邁進大門，悄悄地敲著房門。

我脊樑直發抖，要是轉瞬間門一開，究竟會出現甚麼人呢？我提心吊膽地注視著。真謝謝，李敲了好幾下，門總是關著。

李想著，就推開了門，偷看裡面。回頭看著我，招呼我進去，既然招呼了我，不進去也不行了。

去看看吧！裡面空空的，牆壁都是粗牆，壁紙一張也沒有，床是厚的，長有彈性的草；沒有天花板，沒有隔間、也沒有暖爐，從外面看，雖然有煙囪，但裡面空空的，只有窗帘和窗戶。

「這不是舞台用的房子吧！四度空間的人們，看起來不知道房子裡面的情景。因此，從外面看只是個沒有抹脂粉的房子。磚、灰泥、屋頂─事實上是很漂亮的，僅就這些東西，不是一下子可完成的吧！」

我們再度回到明亮的外頭，李說他用手指頭摸著門旁的牆壁。

「看起來像是平常的磚瓦，但事實不是，是個柔軟的東西。你看，好像在山麓的砂岩。」

「李，離開這兒吧！」

李聽了我的話，莞爾一笑，說道：

「莫頓，大概你受驚了吧！」

我確實受驚了。我家突然出現在眼前，怎麼不吃驚呢？

在惡夢中，最害怕的是，與其說是遇見怪物，不妨說是一些看不見的可怕東西，蠢蠢欲動，令人提心吊膽。

我現在可以說，這些看不見的東西，一直盯著我們的一舉一動，讓我們看到各種東西，確定我們的反應。

我想必會有個實驗所，今後我們就像籠子的土撥鼠一樣，被當作實驗品。我將所想的事告訴了李。李說：

「你那樣說是沒錯的，在這四度空間該會如此的，你剛才說我們會像實驗用的土撥鼠，我倒發覺到會像參加展覽會的臘像，出品者將我們當作產品參加展覽，你想不會嗎？」

李說了自己看法，又繼續對我說：

「莫頓，你不會那樣想嗎？尤其不能逃離這地獄─前進或後退？」

「後退也沒用。」

我望著天空，太陽還沒昇到樹稍，因此我們不能以太陽爲標準。可是，天空有了變化，突然晴空萬里，藍色的天空比剛才更濃了。那深藍的天空，有一條濃紫色的東西，我告訴了李這種變化。

「或許會有暴風雨。雖然晴空萬里，沒有一朵雲彩，但那條紫色的東西會變成雲的。」

李說著，擦著臉，我察覺到李這種舉動時，我也在迷迷糊糊中學起他的樣子，擦起臉來。突然，手、臉感到像針扎般似地疼痛。微風完全停了，樹葉動也不動地附在樹枝上。

我們離開目前所處的山上，必須渡過房屋旁邊的小河。我和李都不認爲那是真正的水。我們又乾渴起來，除了小河的水，已別無所想。李用手帕擦著額頭上的汗，站在草木叢生的岸上，望著那閃閃發光，清澈的流水。我說：

「李，不喝好嗎？」

他彎下身，審視著，先用指頭沾水看看，再將手伸進水中看看：

「感覺上好像是真正的水啦！」

「可是這四度空間沒有真正的東西——。」

「莫頓，我知道你的意思，自從我們來到這四度空間後，所見過的任何東西都是僞造品

。可是，雖然這樣想但我們已無法忍受下去，喝一口吧！」

「已面臨萬不得已的地步才喝吧！」

「已經是萬不得已，可是就依你的意思，現在還能夠走路，再往前看看吧。」

我們踏著石頭過了小河。從腳上的觸覺感到，似乎是真正的水。可是，我們頭也不回繼續前進，走入樹林的小路。

突然周遭發暗，那天空紫色的條紋，愈來愈多，愈來愈濃，開始捲成一團。

剛停不久的風，突然又颳起來，熱風怒號，手、臉像針扎痛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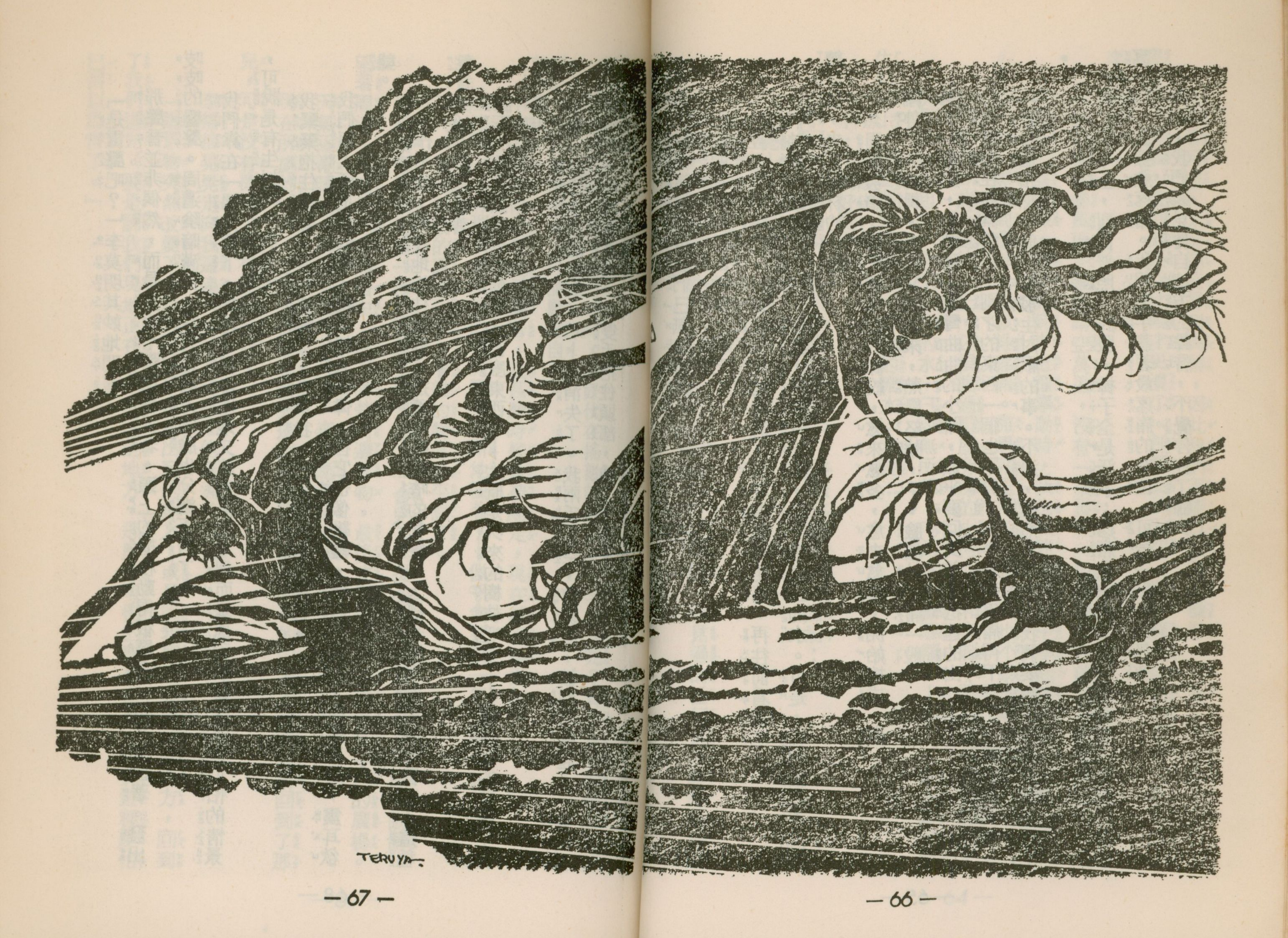
過了一會兒，我們踏上彎彎曲曲的小路，似乎要回到首先抵達的山丘上。

日光隱沒在濃紫色中，剛才的東西一個也不見了。李臉部疼痛得不得了，凝視著天空。

「我有個預感，似乎要發生討厭的事。不過，雖然下了雨，我們要趕快找個避雨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烈日普照，衣服、褲子全是汗水；疼痛愈來愈厲害，簡直像一支針扎進心窩一樣，愈擦愈疼痛。我用雙手蓋著最疼痛的部位，可是一點兒也無效。

那時，我們聽見傳自遠方的聲音，不覺停住了腳步。


TERUYA

「是雷聲吧？」李莫明其妙地問著。

那聲音並非偶然，而是接連不斷地轟鳴著。頭上的樹枝動得很厲害，相互碰撞著。發出吱吱的響聲。周遭陰暗滿佈，我們連對方的臉也分辨不清了。

我們靠在一棵大樹下。那時，很奇怪地又萬籟俱寂，偶而暴風雨侵襲，這種可怕的情景，可說是有生以第一次見到。

我緊緊抱住樹幹，沒有被颳走，李跟我一樣也緊緊摟住樹幹。

我們兩人所抱住的樹，雖是粗大魁偉，但它也像鞦韆一樣盪來盪去，周遭雜聲，震耳欲聾。

我佯作不知，瘋狂地抱住樹幹。這種嘎喳嘎喳的物聲，大概是樹木倒塌的聲音吧！這種聲音開始不斷地響著。

腳下的地面似乎也搖動著。甚麼東西——大概是吹來的樹枝吧！——碰到我的肩膀，快速地颳走了。

接著，我所抱住的粗樹，咻—地消失了。我兩手空空，轉瞬間，被烈風颳起。一會兒又被吹落地面，我兩膝著地，用雙手抱住頭部，蹲了下去。

現在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好伏在搖動的地面上。李如何呢？真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兒，我在暴風雨中，只能顧到自己。

不停的暴風雨猛烈地侵襲著，我甚麼時候會被颳走，現在都不得而知。

在漆黑中，有那不能忍受的嘈雜聲，不斷地響著——似乎會延續一年的樣子。

不久，像厚壁般的風減弱了，嘈雜的物聲也平息了。

暴風雨像沒發生過一樣，突然靜止了。過了一會兒，我提心吊膽的動了身子。睜開眼睛，望著周遭，周遭仍然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周遭景物，最後才發覺到是一處沒有草木的廣場。

天氣逐漸晴朗，我看到在幾公尺前，李正跪著膝望著周遭。

現在所處的地方，正像我們最初落到這四度空間的滿是岩石的山上，我們大概回到了那兒，可是沒有樹林，沒有任何東西。

李搖搖晃晃走向我這邊，我站了起來。他走近時說道：

「這景物突然改變了，我們回到了最先出發的地方，或是說我們最先出發的地方，回到了我們這兒。要是說我們現地正在最先抵達的地方，那麼這可怕的變化世界，我對這種變化已習以爲常了。」

他拿著手帕擦著滿是汗水與灰塵的髒臉。

「剛才氣候的驟變，你認為如何？我希望這種劇烈變化不要再光臨，否則生命難保。臉仍像砂紙一般擦著，疼痛得很。」

我雙手也被太陽照得疼痛，皮膚裡面也有疼痛感覺，一旦彎著指頭，就像針刺一般疼痛。

言歸正傳，我再度看著周遭，這次更詳細地審察，目前所處的場所確實是剛抵達四度空間的山丘，只是我們所立的地點不同罷了。

紅色岩石成堆地聚在一塊，另外有突出的金字塔的岩石，勾起了我的記憶。不久前，那突出的部份在金字塔形的後面曾經看見的。

我一直注視著那岩石，我走上小丘看看，於是景色慢慢變化了。並能夠看到我們最先所立的地方，而且還留有我們腳後跟的兩個洞。

李皺緊眉頭，凝視著我的一舉一動，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點了頭，然後大聲說：

「我在地球與四度空間的通路地方，不是留下標記嗎？」

我看了四周，到處都散著石頭，開始尋找最先所留下的標記。

我突然發覺到：

「綠色的霧出現了。」

李拉長身子，回頭望著，他也發現了綠色的霧。

「怎麼搞的？全身疲倦。」

我也跟李一樣全身倦怠。但並不很嚴重，頭腦比較清楚些，現在愈走近綠色的霧，愈覺得懶倦，我們知道這兩者有密切關係。同時本能地知道，在那綠色霧的牆後會有可怕的危險發生。

李盡量地鼓起精神，在地球時，他未必有比我更想睡的毛病，但現在他想睡得很，我抓緊他的肩膀，盡量地搖著。他好不容易睜開了眼睛，我帶著李走上岩石前進。沒有目標地走，拚命地遠離這危險之境。

來到地面平坦之處，我轉了方向，遠離了綠色霧，倦意也隨著消失，李也能獨自走路了。

不久，已看不見綠霧了，想是安全了吧！我停了下來，看看四周，我們正置在怪石嶙峋間，到處長有茶色的草地，而且到處長有像矮椰子樹的植物，看見了成列的圓形山頂的丘陵



約二公尺寬的距離長有一棵橡椰子樹的植物，樹葉像人類的手掌一般，李說：

「我想這種植物需要水吧？」

不過，在地球上，完全缺少的沙漠裡長有仙人掌。我看了周圍，似乎沒有下雨的跡象，可是這四度空間必定有水才對，在樹林中所看到小河，我們小心翼翼，沒有喝，那可能是真的水了。

我們再度前進，太陽光仍然照射著，而且沒有道路的樣子，這附近任何人未曾來過似的。

過了一會兒，我們開始登上山丘，那是坡度小的山丘。愈接近山頂，樣子愈有變化，草地廣，顏色濃綠，樹木更多，茂密叢生，我們迂回過去，剛好遇見一隻茶色的小動物，在我們前方奔逃，頗像老鼠，來到這四度空間以來，第一次看見生物。

我們在小山谷間停了腳，前方是高峻的斷崖絕壁，遮住了陽光，因此在這兒休息歇腳。

李全白的襯衫已染有紅色灰塵，骯髒得很，眼鏡也一樣。

「啊！喉嚨乾渴得很。」李拿著手帕擦著額頭說。

「剛才看見了動物，不知道它住在那兒？那隻動物沒有水該不會生存吧？」

我們為了找尋水源，再度鼓起勇氣前進，這次李走在前頭，我們離開山谷，向長有像椰子樹植物的方向前進。

李想要返回雜草叢生之地時，停住了腳，指著地面，那兒有道路，確實是人類踩平的道路，究竟這是甚麼人踩的呢？

我們精神百倍地前進，這次我為前鋒，因此首次看到四度空間有人的是我。那人穿著茶色毛皮，我趕緊拉著李，躲在樹後。

穿皮衣的人

我冷不防地拉著李躲起來，李在他那滿是灰塵的臉上，露出生氣的表情，想出聲抗議，我趕緊用手塞住他嘴巴。

「喂！是有甚麼東西，你看在那兒。」我低聲說著，指著對方。

我們躲在兩棵橡矮椰樹植物的後面，這是很隱蔽的躲藏處。我悄悄地從一邊窺過去，李從另一邊注視。

「真的嗎？我甚麼都沒看見，不過……。」李低聲說道。

「在那兒，跟人類一模一樣。」

「像人類……。」

李將要開口向他打招呼時，廣場邊緣的樹葉微微搖動，出現了人類的姿態，來到廣場。上衣穿著茶色毛皮，臉、兩手和腳被太陽照得呈茶色一般，短袖毛皮上衣在胸部處由細繩綁著，垂到膝蓋上幾公分高的地方，另用綁腿將同樣茶色的毛皮綁在脛部，腳穿著涼鞋。

那人個子矮，體格粗壯，密厚叢生的黑髮垂到頸部，面色淺黑，長臉，腰部佩帶短刀，一隻手拿著竹筒。

「不是來侵襲我們的樣子，簡直回到了石器時代，啊！沒有佩帶短刀，究竟手上拿著的道具是甚麼呢？」李小聲地說。

不過，很快就明白那是甚麼東西，是位面色淺黑的男人，慢慢地走近樹旁，凝視著草叢。突然，那男子將竹筒抱在胸部，可微微聽到物聲，從竹筒前端發出銀光，接著那男子向前進了兩、三公尺，抓住了茶色小動物。

「是嗎？—是那樣打獵的嗎？射中的像是隻鼬鼠。」李小聲地說。

「是射箭！多麼厲害的武器。」

那男子將武器挾在腋下，將獵獲物吊在腰上，穿過廣場，消失在樹林中，好像回部落去了。

我迅速地如此想著。

（他們過著原始生活吧！他們部落的附近，必有河流或泉水。）

如此想著，喉嚨再度乾渴起來。

「好的，跟在那男子後面吧！如此必會到有水的地方去。」李也同意我的想法。

我們跟隨那男子後面前進，現在已沒有想到剛才所謂的危機重重，只充滿著喝水的心情。

小道一直穿過椰子林中，草木叢生。我們彎著身，追隨那男子後面。樹林盡端，出現鮮紅岩壁，那男子進入岩壁間的裂縫。

順著岩石裂縫前進，突然岩石沒有了，眼前出現一片寬敞的地方。

在我們前方，開展著蝶形的山谷。山谷直徑約十一公里半，四周低丘圍繞。

我們踏著那男子的足跡輕快地前進，該男子所走的道路，兩旁長有矮椰子樹，接著有幾間小屋聚集。



那些小屋，都是矮胖形的建築，屋頂平坦，沒有煙囪。可是窗戶分間，總而言之，是像金字塔的怪狀房子。屋頂從遠處看，像烘乾的椰子樹葉重重地蓋著。

像這種房子約有二十家，任何一家的進口處都有箇門，同樣的地方也有窗戶，窗戶由玻璃構成，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

如此看到了千萬間簡陋的房子，都由玻璃構成，我並不感到奇怪，但想不出不感到奇怪的理由。

部落四周，許多像剛才打獵男人形態的人們，來來往往，剛才那位男人已夾在人羣中。我想既然有人，有部落，必定有食物或水。

李首先發現了小河。他抓著我肩膀，興奮萬分。我一看，岩石間有條河流，彎彎曲曲，閃閃發光，流過部落的後方。那兒距我們這裡不到八十公尺遠，可是想到那兒，沒有樹木或岩石可以掩藏身體，恐會被發現。

我喉嚨乾渴要命，已經無法忍耐了；李看起來也跟我一樣，舐著唇說：

「唯有試試看了，悄悄地去，也許出乎意料之外不被發現，要是發現，不見得他們就會加害我們。」

僅從外表來判斷，他們是危險的，可是現在喉嚨乾渴得很，一刻也無法忍耐了。

「好的，試試看吧！」

我看看自己的襯衫和李的襯衫，現在都髒得跟地面的顏色一樣。

李首先從掩藏處悄悄地爬出，我緊跟在後面。我不斷地注意人羣。幸運地，沒有一個人注意我們這兒。

李爬到了小河，將頭伸進了河裡，我也一樣，水涼涼的，精神爲之一振。李和我咕嚕咕嚕地喝著，喉嚨不乾渴了，將雙手浸入水裡，然後頭部、胸部。

突然發現有三位拿著竹筒射箭的男人，站在旁邊。

我們兩人同時站起來，回頭看看，瞪著眼睛慌慌張張尋覓著有沒有逃跑的路。但是，已被那些男人擋住逃路。他們眼睛遠比我們明亮，我們只好束手就擒了。

李在沒有辦法之下，苦笑地說：

「只是預備喝個水罷了。」

我們被這些沒有笑臉，茶色皮膚的男人，瘋狂般包圍著。其中一人，伸長了手，摸著我的襯衫，用那陌生的語言對同伴說著甚麼。

想從男人的臉知道甚麼是很難的，他們發現到我們本應驚訝無比，不過到處沒有驚訝的跡象。

一會兒，他們互相商量著，其中一人，拿著手中的竹筒指著對方，亦即想帶我們到他們的部落去。

「沒有不去的理由了。」李聳聳肩說著。

因此我們動身向部落前進，沒有任何人加害我們，也沒有人表現好奇的樣子。

一人走在前頭，我們兩邊各站一人，剩下的人跟隨在後，如此真沒有逃跑的法子。

不久，我們抵達部落，正在遊玩的孩子，停止玩耍，靜靜地望著我們。女孩們在門口看我們，可是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我們所穿的衣服上。

他們停步相互談著。不久，商量完畢，我們被拉向一間房子去，一進去門就關上，我們被關在裡面了。

房裡沒有床，地面上舖著樹葉編成的蓆子。牆壁是石砌的，有三間房子，打開進口的門進去的房間是最大的。有木凳、椅子、桌子，各各都是粗製的東西，桌子上置有玻璃花瓶。

隔壁房間有木床，放有乾燥的椰子葉，也有浴室。

我走到窗戶邊看看，玻璃透明、光滑。我用手指摸摸鑲在玻璃的灰泥，非常硬，比砂岩硬得多。

「他們準備把我們怎麼樣？」我說。

「那種事兒是可以預想得到的。不過，到目前為止，他們待我們還是很鄭重謹慎。」李說。

從玻璃窗偷偷地望著外面，看到一位面色淺黑的男子，雙手拿著竹筒抱在胸前，好像任何時候都可隨即射箭的姿態，站在牆壁旁邊，瞪大眼睛看守著我們。

「喂！正站著看守我們。」我告訴李。

「我想是如此吧！因為這小房子沒上鎖。」

李邊說邊尋視房裡，說：

「嗯！莫頓，這兒沒有金屬製成的東西，你注意到嗎？也沒有陶器，就是布也沒有。要是勉強說有東西，只有樹木、石頭、毛皮、樹葉和玻璃，除了玻璃外，都是原始的東西。」

這兒也不是真正玻璃的著名產地。我拿起花瓶，用指頭彈彈，發出美妙的音色，然後我用力將玻璃花瓶丟向石壁，可是花瓶沒破。

「看起來很像玻璃，其實不是。他們所拿的短刀看起來也像玻璃製造的，事實也不是吧！」

李也來到我身旁，站在窗戶旁邊，

「我喉嚨再也不乾渴了，可是肚子餓得要命，不曉得會不會給我們任何吃的東西。」

李說要去洗澡就進去浴室，但只隔一會兒工夫，他爽快地出來。

這時間我將所想的告訴了他：

「怎麼樣？不想逃離嗎？」

「只有這一個方法，但是這明亮的白晝是不適合的。」

「這個家剛好在部落的外圍，而且旁邊就有個茂密的叢林，逃跑倒是很方便的。」

我告訴李我的逃跑計劃，到浴室，跟他一樣，很爽快地回來。

回到房間看看，李面對桌子而坐，同時正用玻璃湯匙，從盤裡撈取食物吃，旁邊也為我準備了盤子和湯匙。

「拿來給我們吃的，味道雖然不好，但可以填飽肚子。」

我進入浴室時，有位部落女孩子端來食物，也有像麵包類的東西。

「那女孩子嘻嘻地笑，首次看到這兒的人笑，你也注意到了吧！這世界連小孩子也表現出沈重的臉孔。」

他說著，就吃著稀飯般的食物和麵包一起吞下，然後將背靠在椅子說：

「肚子已飽了。」

我也吃著那稀飯般的食物，沒有甚麼味道，麵包也一樣無味，可是如李所說，他確實塡飽了肚子。

李說道：

「這兒的人，看其表情似乎也對事物毫不關心。說到房子，任何一間都同樣格式—亦即沒有想像力。首先發現到我們，沒有驚訝的表情，也沒有好奇心……。」

「是呀！我不認爲他們智能高，可是卽使說他們智能沒有多高，但看到與他們的臉型、衣服和語言不同的人，不表驚訝，真令人難以想像。依我的看法，在我們之前，他們也許已經看過像我們一樣的地球人……。」

「是的……那也是很難說的，我也認爲如此。我想約翰舅舅和亞當助教在六個禮拜前就先到了這兒，因此他們對地球人已經習慣了。」

不過，我另外注意到一件事，在這兒我沒有看過搬運食物的工具，連馬般的動物也沒有……。這世界想徒步到遠方勢必不行的，因此約翰舅舅和亞當助教也許在這部落裡。」

「可以這麼說，不過要是他們在這部落裡，我想部落的人會帶他們兩人來這兒的。」

「嗯！說得也是，也許他們兩人不在這兒。可是，也許不被監禁，那——。」

整理盛食物的容器，李站在桌子上，我也站上去，兩人重量一站上去，桌子嘎嘎地叫著。

「要是有他們的短刀——。」

李說著，開始撥下天花板的椰子葉，在天花板挖了一個大窟窿，灰塵如雨般落下，這是編織樹枝和架著椰子葉的屋頂。

做完此事，我受到良心的呵責，這兒的人們慇懃地款待我們，不把我們當作俘虜。可是，在這之前，如何呢？完全沒有標準，如此一想，我得以慰藉自己的良心。

我們在屋頂所挖的洞，能容納一個人通過。天花板低，只要站在桌子上，就能從那洞順利到屋頂。李先上去，然後伸手拉我上去。一會兒工夫，我們兩人，浸在明亮的日光下，伏在屋頂，凝神傾聽。

我慢慢地抬起頭看看，椰子林就在眼前，後面有位男子看守著，幸好沒有被發現，房子前面的空地沒有人。

「沒有人。」我對李說。兩人就向椰子林方向的屋頂慢慢伏進。金字塔形的牆壁傾斜，迅速地滑下，逃入椰子林。我們屏息回頭看看，沒有追蹤的人。

「第一步到這兒已算成功了。」

李喘著氣說著，然後他好像想到甚麼，皺緊眉頭：

「想起來了，你不在時，有位女孩子端來稀飯，我說了謝謝，那女孩明白似地微微一笑，說了一些我不明白的話。現在我突然想起來，那就是她還會端來食物的意思。」

「為甚麼不早點說呢？那麼，我們不在，不是被發覺了嗎？」

「真是不小心。」

穿過雜草叢生的椰子林，是件艱難的工作。不過，已到了如此地步，必須刻不容緩地前進。好不容易穿過椰子林，來到一個坡道，坡道連著石山，經過鋸齒狀的山石，必須暴露全身。

李突然說：

「怎麼辦？不要逃了，在這尋找約翰舅舅看看。我想一定有那房子的人在監視。」

「可是，現在是白天，留在這兒是不妙的。現在我們找找看這山石有沒有洞窟，藏在洞窟比較安全，到黃昏後再找吧！」

我們離開叢林，上坡道，摸索到石山，有條小河，我們停在那兒撈水喝。喝夠了，回頭看，聽到來自部落方向的物聲。

「啊！已發現到我們逃跑的事了——。」

我們趕快藏在岩石後面，偷偷地注視著，穿毛皮的人們穿過椰子林而來，各個手中拿著竹筒的射箭。他們相互掩護著，照顧著，登上坡道，從遠方傳來他們粗暴的響聲，這次他們真正發怒了，要是被他們逮捕，不知道如何殘酷待我們。

被追蹤

他們成羣結隊向著我們掩藏的方向而來，眼看著就要發現到我們。

「喂！逃向那塊岩石裂縫吧！」

我喘著氣說，滾著前進。

我注意第一次碰見的那位獵人的行蹤，找尋窄峽的岩石裂縫，但是總找不到，我們相信會在這兒附近的，不過岩石中到處有窟窿，但總不能立即找到真正的裂縫。

我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前進，豈料到處無路。李摔了一跤滑溜下去，我好不容易將他拉起，浪費了很多時間，回頭一看，追蹤的人，逐漸迫近了。

我們勢必要趕快找到目標—裂縫。我們驚慌前進，不久來到狹窄的台地，那兒看起來有幾座山丘，覆蓋著岩石碎片。來到這兒，李突然停住，壓著腰窩。

「突然痛得很——。」

我感到為難了。回頭一看，追蹤的行列已分散，現在只有三個人追過來。一會兒又有三人追來，其餘的人看不見了。

李深呼吸一會，然後走了兩三步，說：「不行了。」看著四周嘟喃著：

「阻止他們追趕，已無計可施了。」

「不行，他們拿著武器，一定會報復的。」

那時，我發現上方有個岩棚，依靠在岩壁，李從下方把我推上去，好不容易爬上岩棚，然後我伸著手，好不容易將李拉上來。

我們搖搖晃晃，晃進岩棚裡頭。那時，岩棚另一端突然倒塌，岩塊嘩啦嘩啦落下，正好落到追趕到下方的三人處，叫了一聲，他們驟然退開，其中一人躲藏不及，打到肩膀，突然倒下。

那男子慢慢站起來，兩位夥伴擔心似地彎著身，其他追趕的人，絡繹不絕地趕到負傷的男人旁邊。那些男人們抬頭看看我們，他們兩個人認為現在的山崩不是偶然發生的，而誤以為是我們所幹的。（這會受到報復的。）

我如此想著。我彎著身俯視下去，感到無比吃驚，竹筒中的射箭不是朝我們這邊射來嗎？我迅速地將李推倒，伏在地面。

咻！隨著尖叫聲，射箭飛過我們頭上，碰到後面岩壁落到地上。李拾起那射箭看看，正是火柴棍般的東西。同時，前端附有銀色玻璃。如果被這種東西射中，我想那是很危險的。為甚麼？因為那玻璃前端塗有茶色東西，那是很可怕的東西。

「是劇毒物。」李嚇得毫無表情地說道。將射箭拋向遠方，我移到大岩石後，又飛來射箭，碰到後頭石壁。

「只要伏在地面就射不中了。」李說。

我想追趕的人們不會在山崩處，可能會爬到我們這裡來。我們要是順著左右岩棚逃走，或許可以逃掉。我從兩塊岩石間，望著下方，他們正伏著那受傷的男子，那受傷的男子站在那兒，雙手垂下無力。

兩位男子離開伙伴，開始採取新的行動。其中一人蹲著身，抱著粗竹筒，另外一人從皮袋拿出閃閃發光的東西，可以明瞭他們兩人正在裝配某種新武器。

「究竟是甚麼東西呢？」躺在旁邊的李問著我。

「馬上會明白的。」

我避免說出可怕的情景。

粗竹筒頗像大砲砲口，朝著我們方向。那竹筒前端，裝上圓形玻璃輪。另一個背對我們，操作甚麼似的。突然玻璃輪閃閃發光，就像燈泡一般在竹筒中點燃著。明亮度愈來愈大，變為藍白色火光。轉瞬間，離開竹筒，朝我們目標飛來。

像燃燒的子彈，命中我們伏身稍下方的岩石。碰到時，岩石燒得通紅，像熔岩石一般。

這東西的發射不出聲音，我和李一同爬進岩棚裡。那時，射箭從後面不斷飛來。可是比起那可怕的武器，射箭就不可怕了。現在唯有遠離燃燒岩石的熱線。

雖然拚命地逃離岩棚，可是可怕的熱線也緊追不捨，碰到後頭的岩壁，岩壁隨即化為熔岩。草叢一旦碰到熱線，立即化為火焰。

到岩棚外頭，那兒傾斜得很，接著是狹窄的山谷。我在李後面，將背貼緊坡道，滑落下去塵土飛揚。然後起來，走在山谷，轉箇彎，眼前又出現了椰子林，逃進裡頭。

來到椰子林盡端，喘著氣、回頭望望，透過矮椰子樹梢，望向山谷，追者已不見蹤跡。

李似乎又肚子痛了，還好能慢慢地步行。看來有些平靜了，他說：

「那熱線真令人吃驚！住在石頭房子，身穿毛皮上衣頗像石器人的人，能有這種武器……。真不敢想像。究竟他們是怎樣的人呢？」

「不知道啦。」

李放開抱腰窩的手，說道：「好不容易好了。」

我和李回頭看看，看到丘陵頂上站有追蹤的男人，其他的人也隨即出現。

我們越過空地，再度進入椰子林，小動物吱吱叫著逃散。

穿過椰子林，又到空地。四周岩壁高聳，沒有可越過的空地，連迂迴的路也沒有。

走在前頭的李，找到狹窄的裂縫，鑽了進去。我也追隨其後鑽過去。道路平坦，我們迅

速前進，不過追者更快，立刻可以聽到他們追來的聲音。

狹窄的裂縫過去，便是斷崖絕壁的山谷，那是荒烟蔓草之地，岩石碎片到處都是。山谷兩側如針般的山峯聳入霄霧，擋住去路，紅色靄霧瀰漫天空，綠色靄霧瀰漫前方，真是不可思議的霧。

我們大吃一驚，霍然停住腳步，回頭一看，只見一片岩石碎片。

從那裂縫可聽到追蹤的回聲。

「折回去會被他們抓住，然而被綠色的霧困住也是很可怕的……。」李說。

我們在綠色霧中，直立在斷崖絕壁的裂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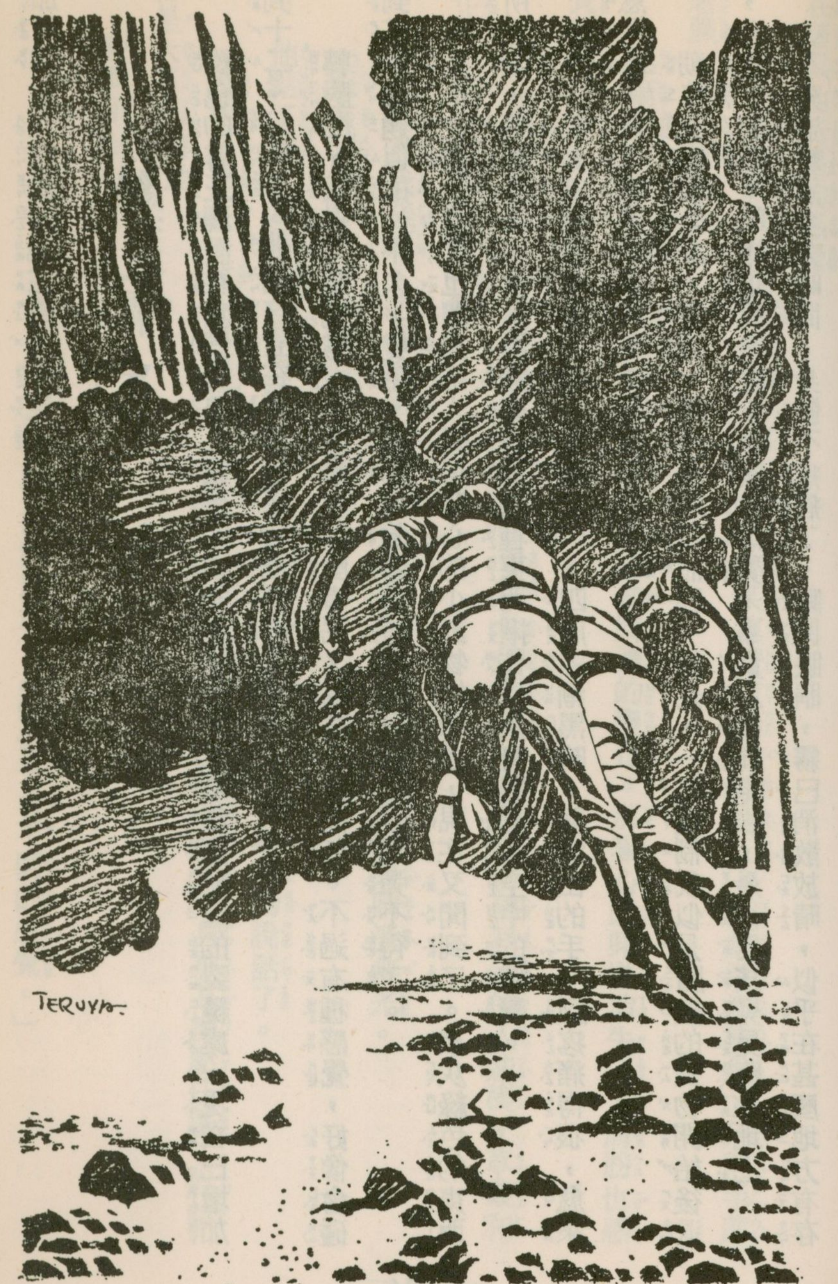
最前一位追者霍然在裂縫處出現，將竹筒抱在胸前，接著出現兩位，其中一位拿著放熱線的粗竹筒，他們突然停住腳步。

他們凝視著我們頭上的綠色的霧，他們淺黑色的臉，個個露出恐懼的表情。

我們停了一會兒注視著他們的影子。

拿著箭的男子，很快從綠霧中移視我們這邊，他抱著竹筒。

我和李看看他們，然後急轉身背對他們，綠色的霧雖然令人感到恐懼，但毒箭和熱線更



加可怕，我們拼命地在綠霧中走著。

綠色霧中

綠色的霧正瀰漫在我們這邊，我再度回頭看，他們正羣集在絕壁的裂縫處。現在已增加到十二、三人了。他們佇立在那兒，沒有追來的樣子。

轉瞬間，我進入綠色霧中，會發生甚麼事呢？現在不得而知。不過有種感覺，好像會碰到甚麼難題似的。不久，雙手、兩腳和臉部疼痛得很，腳似乎動彈不得了。

在此之前，我們也聞過令人覺得嘔心的小動物的味道，現在又聞到了。被灰綠色的東西所包圍，甚麼也看不見，不過確有被某種東西揪住以及身體懸在空中的感覺。也好像是被牆壁包圍一般，逐漸加厚。四周逐漸黑暗，臉露出的手，腳疼痛得很，愈來愈嚴重，最後我閉了眼睛。

朝氣充滿著全身。不過，那只是片刻而已。於是，一直壓制我似是牆壁的硬物開始後退，我往下掉落，不！這只是往下掉落的感覺，事實正往前跑去，最後搖搖晃晃跪在地上。不知道經過多久時間，身體不疼痛了，睜開眼睛，霧已消散放晴，似乎在甚麼地方有存

在著其他行星的感覺。

腳下地面彎彎曲曲蠕動著，好像我正在某隻巨大動物的背上，心情逐漸變壞，用兩手蒙著臉，直到氣消爲止。

逐漸地心情好轉，雖然閉起眼睛也能詳知周遭的變化。那嘔心的味道消失了，肩膀也感覺舒服起來。

放下蒙臉的手，張開眼睛，我正跪在翠綠色的草上。周遭有彷彿見過的人造樹，草叢和花朵。遠處小鳥吱吱叫著。

「沒有問題吧？」我擔心地問著。

李正坐在我後面，茫然地望著四周，正當我眼睛相接，他的眼睛淡無光。

他點了頭，想要說甚麼似的，但沒有說出來。最後好不容易能夠說話了。

「真是不得了，我以爲死了。雖然不能記得很清楚，但我知道全身被甚麼壓住著，那跟霧是大不相同的……。」

霧都消失了。

「你看，我們像不像正通過四度空間的通路？身體似乎有不同的感覺。」

「確實。連追蹤的人也被那綠色的霧制服了，他們露出驚訝的表情。只要我們慢了一步就會被他們逮住，還好霧救了我們，使他們不能伸手抓我們。」

「結果是不用說了，這四度空間住有兩種不同的生物。一種是原始人，另外一種是生存在綠色霧中，正體不明的生物。那生物具有能將幻覺表之形態的能力。不過，對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構成危害。

景物變了，我們的心情好多了。在此之前，若連暴風雨也不發生，或許已給了我們準備好食物，住在綠中霧中的生物，正款待著我們。可是，為甚麼？他們不露身呢？」

李無摸著顎邊任其生長的長鬍子，說道：

「隱身嗎？也許吧！甚麼時候不在我們身邊呢？我似乎注意到任何時候都被他們監視著。」

我確實也有被某種東西監視的感覺，好像他們在甚麼地方或在樹林下的黑暗四周，暗中觀察我們。

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地點，不久前似曾來過的樣子。即使不同，也很相像，一條道路穿過樹林也一模一樣。

「怎麼樣？再往前看看？」李說著，我保持沈默。

在心裡，我重新思索著各種事物，我們被某種東西監視是千真萬確的事。那是人呢？或不是呢？不得而知。不過，那生物具有看穿我心中的能力，了解我的想法，同時把浮在我們心中的東西，完完全全表現在我們眼前，讓我們看到。

我想起故鄉家裡的事，它就原樣地出現在我眼前。

究竟，具有這種能力的生物是甚麼東西呢？既然有這種能力，為甚麼不現身呢？或許害怕穿毛皮衣的原始人嗎？與其說他們害怕，不如說穿皮衣的人害怕他們。

我一再思索著，他們將會原諒我們進入他們這正體不明的世界，因為他們必定知道，我們不會在此為非作歹。

言歸正傳，我看到了出現在眼前的小路，我想離開這地方只有走這條路了。

（或許必要穿過草叢或樹林？）

我正想知道，我們在這四度空間的行動是否取得於別人的有意安排。因此在李瞪大眼睛觀看前，我想穿過旁邊的草叢看看，但試了三次，總是沒有辦法穿過那草叢。

因此我們想要離開這地方只好走小路了。

李走在前頭，正等著我同行，他看著我：

「我們只能走被安排的路了。一開始我就知道的。」

走這條小路，心情很是舒暢、涼爽、金色的月光慰藉了我們寂寞的心。我們知道被某種東西支配著，心裡充滿著心思。

繼續前進，周遭的風景有如走馬燈一般千變萬化，我們如入夢境一般走著。我打了個哈欠。萬籟俱寂，聽不到一點響聲，樹葉動也不動，也聽不見鳥鳴聲，四周鴉雀無聲，只有我們移動著。

小路彎彎曲曲，每到轉彎時，又出現了同樣的風景。最後我們繼續前進，望著四周的風景，我們害怕地想著，我們不都是在同樣的地點停住腳步嗎？

四周漸漸地黑暗起來，透過樹枝的陽光也失去了明亮，而且身體也懶倦起來。

身體似乎被帶離地面，有如夢中行走一般。李雖然在我旁邊，但他的影子模糊，他的聲音似乎來自遠方。

我想對李說些甚麼，但是雖然張開了口，卻沒有聲音。

周遭完全黑暗了，我搖搖晃晃走著，張開雙手，想抓住甚麼，但沒有碰到任何東西，我



晃晃蕩蕩將要倒下……。突然亮光照射來，我似乎又能看到周遭景物。

（作夢吧—。）我想著，也只能如此說而已。我必在睡覺吧！同時自己注意到夢中的事物。

森林中的小路，不知甚麼時候消失了。腳下鋪著圓石，像是凹凸不平的道路。我停住腳步想紋緊手錶發條。於是發現這是到美巴教授的研究所灰色建築，所須穿過的庭院。

雖然忘記了打開研究所的門，但我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已在研究所裡面了。李也同在。

我站在發電機旁，熱像波浪一般在四周飄蕩……。我走進房間之際，漫不經心地絆到了計時器，然後發生什麼似的？我非常清楚。毫無阻礙似的，我蹲下身想將計時器放回原位，於是細細的金屬線紅光閃閃出現在我眼前。

我不知不覺地叫了一聲，身體被強力拉下，李看到此狀，跑來我身邊，抱住我的腳，我拖著他，被拉到光幕裡。

這是不久前在研究所中所發生的事，完全重現的狀況。

啊！美巴教授

跟最初從研究所被拉到四度空間時一模一樣，所不同的是落到四度空間後到目前為止時所遭遇的狀況。當我們落到深淵的黑暗洞穴時，那種害怕的心情免不了的。

跟前面所相同的，知道如何使用身體，運用內臟。一會兒功夫，腳似乎有接觸地面的感覺，身體滾來滾去，不久就停止了。

破曉時的暗淡陽光朦朧地照著天空，愈來愈亮，一下子照亮了四度空間。

我再度起來，看著四周，李正坐在幾公尺前，在此之前，在我們兩人之間有堆積成的石頭小山，我們四周開展著一片我們業已見慣的沒有樹葉的樹木，滿是紅色岩石的荒涼風景。對邊籠罩著綠色的霧，簡直像窗帘一般垂下來。

李搖搖晃晃地站起來：

「我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真令人厭煩，」他看著四周大聲地說著。

我也站起來，小心翼翼地注視著綠色的霧。霧正朝我們籠罩過來，李也發覺到了。

「接近來了！不行！」他大聲地叫嚷著，滑到岩石破片摔倒了。他正與霧相反方向逃去，我緊追其後，很快地追上，李回頭看：

「又看到霧了，不過來到這兒，已經是安全了吧！」

四周盡是荒廢了的土地，紅色岩石和彎彎曲曲的樹木占了四度空間的大部份土地。每踏出一步，灰塵如紅雲一般捲起，臉、手沾滿了灰塵，太陽不斷地照射出强烈的光芒。

我們早就離開了最初所在的山丘，穿過成羣巨石，來到像噴火口痕跡的大窪地旁，從旁邊俯視下方，下方約有二十位穿毛皮像原始人的人，而且在他們旁邊有像高樓的東西。

「我想這裡不是他們的部落，就連一位女孩子也沒有，他們打獵的嗎？不！是來找我們吧！」李小聲地說。

確實是來找我們的，我們只好折回去了，回到來路後，須要通過岩石的裂縫。

繼續前進。

周遭的地勢更加險峻了，到處無路可行。但必須前進，大岩石迂迴，小岩石攀登越過，肚子餓了，還好早上吃過食物，尚能挨餓前進。不過喉嚨乾渴愈來愈嚴重，天空的紅色雲霞逐漸消散，陽光愈來愈强烈。

我們來到坡道，身體互靠著坐下，望著四周，四周簡直如月世界，紅色的岩石包圍著四周，到處找不到裂縫了。

然後，我們不知走了多少時間，來到風景變化萬千的地方。一旦穿過狹窄的裂縫，整齊

的通道霍然出現在眼前。我們不加思索地進入那通道前進，我想我們已來到有水的地方。

細小的通道越過平坦的山丘，通過草原，彎彎曲曲，消失在椰子林中。

我們進入椰子林，在茂密樹葉中休息。穿過椰子林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不過，一會兒聽到那兒水聲潺潺，順著水聲前去，發現一條河流正流貫著，河流中架著一道簡陋的木橋。

我們邊審視邊走近河流，我們輪流喝著水，洗手沖臉，水如冰一般寒冷，然後在樹蔭下休息。

「究竟，住在綠色霧中的生物是甚麼？為甚麼不現身？」李問著。

「也許不能現身。我們是以普通地球人的觀點來看這種生物。也許那是人、動物或植物。或許住在綠色霧中的生物，不是我們所想像的生物，也許是超越我們想像的生物……。」

「依我的看法，他們好像是肉眼看不見的生物？」

「我不認為如此。就因為他們了解我們的想法這一點，可證明他們具有腦力。因為有腦力就有身軀，否則不會懂得道理的。」

所謂道理在這四度空間究竟負有何種任務？

我站了起來，仰望著天空，陽光强烈，須用手遮住視線。現在陽光已西斜，如果四度空

間的時間與地球時間相似，現在大概是下午四點左右。

我告訴了李，李憂鬱地說：

「若是在地球，現在已是喝茶時間。」

「嗯！與其如此空想不如再繼續前進。」

我說著，開始走起來。他也勉勉強強地跟過來。可是，腦子一直想著在地球喝茶的事。

我走過架在河流上的木橋，他也跟著過來。我小心翼翼地走著，從這人人常走的路成橋來看，我想附近必有部落。

正如我的猜測，穿過椰子林，通過狹窄山谷，出到岩棚處，岩棚下有個似是碟子的窪地，在那兒有部落。我們兩人覺得那頗像俘虜營，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個大部落。

李從這岩石跳到那岩石說：

「這兒很像是一個村莊。」

從岩棚上看，只見幾個家，其實必定超過一百家以上。每個家外觀上大致類似，有條小河流過。最後聚成一個小湖。

人影不多，有時好像看到人，事實並沒有人。兩、三位小孩在河邊嬉戲。



我們躲藏在兩棵椰子樹和岩石重疊的地方，草木茂盛，這是很難讓人發現的所在。我們俯臥著注視村落的動靜。

煙開始從每家冒出，大概準備晚餐吧。一會兒，穿毛皮的人們，回到對邊的坡道。約有二十人，每個人都帶有重皮袋。

「只好等到黃昏了。」我說。

「這個世界究竟一天有幾個鐘頭？」

「從太陽的移動來看，我想跟地球沒有甚麼不同吧！」

攜帶重皮袋的男人，到達村莊，個個精疲力竭，也出現了幾位女孩子。

那時，兩位男人一同來到村莊。兩人個子高低懸殊，那高個子所穿的衣服與衆不同，我凝視了一段時間。

那兩個人抵達一間房屋，高個子回頭看著我們這方向。

那時，李不由得叫道：「是約翰舅舅。」

假使我沒制止他的話，他真會跑出躲藏處到坡道去。

「是不能跑出去的，你的舅舅看起來雖然不像位俘虜，可是我們還不知道詳情，假使我

們又被逮捕，就沒辦法救出你舅舅。」

李長嘆了一聲，說道：

「我想得太單純了……真差勁……。」

我們回到躲藏處所，再度注視村莊的動靜。美巴教授已消失了，必定進入了家裡，那堆男人也回到了村莊裡。

美巴教授的房子位在村莊的邊緣，而且房子外面沒有人看守，我已調查好那地形，沿著岩石後到那房子，不會被人發現的。

「只有教授一人在的話，就方便了。」

「莫頓，現在馬上去，或是晚上才去呢？」

「現在決不能去。」我答著。

我們順著岩石後面，上了坡道，那房子旁邊有椰子林，所以在那兒躲了一會兒，與其在此沈思不如下坡道舒服。我們沒有被人發現下了去。

「好了，馬上去。」

李打開門，我們很快進去。這非常像我們以前進過的房子。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聽到我們



的進入，馬上轉過頭來。那時，美巴教授滿臉驚訝的，嘟喃了兩、三句，站了起來。

「約翰舅舅！」李抱著美巴教授。

托巴里亞人之村

我第一次遇到美巴教授，對其印象與我平日想像中的美巴教授大有出入，頗感訝異，不過讓我真正知道了我的錯誤。

無可否認，看了他的樣子—尤其服裝，我認為美巴教授是位對衣著不介意，不太嚴肅的人。

我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並非毫無道理。因為可看到他上衣磨破的線條，而且又肥又大不合身，很像是給稻草人穿的。扣子全部解開，胸部綁有繩帶，到處可看到鈎破的大傷痕；一個袋子即將掉落，晃晃蕩蕩。

褲子滿是皺巴，從褲子的裂縫露出消瘦的骨頭。好像沒有穿著內衣，赤著腳。

教授來到這四度空間，只不過六個禮拜時間，衣服已如此破爛不堪，真是不可思議。儘管教授越過幾個山上，通過荒涼的土地來到這兒，我想也不致於如此。

而且教授灰色的頭髮散漫著，垂到肩上，六個禮拜，頭髮就長成這樣嗎？
所以我確信美巴教授是位對自己穿著不重視的人。
不過，這大錯特錯了。後來才知道教授是位很有風采，比別人更重視穿著的人。
美巴教授個子高，總是略微彎著身走著，這是個子高的人常有的現象。美巴教授眼睛大，鼻子也大，頭額與兩頰已有皺紋。
言歸正傳，教授一手緊握住李的手，另一手搭在李的肩上。起初，默默無言，只是點頭而已。一會兒，好不容易說出話來。
「啊……。」
只是如此說著又告沈寂不語，之後，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他點了頭，額頭立即起了皺紋。
李介紹了我，於是美巴教授開始提出一連串的質問。
究竟是誰操作研究的磁場？磁場還工作著嗎？我們兩人到這四度空間究竟多久了？除了我們兩人外，還有誰來呢？
他一連串提出這種問題，李一一地回答著。

「我們是今天早上來的，只有我們兩人—黎明前來的。」
話雖如此，我想已經過了很多時間，於是我插嘴道：
「因爲中途曾遇到麻煩……。」
美巴教授盯著我說著：
「遇到麻煩？」
「是的，是穿皮衣的男人。我們有次跟他們起了衝突，第二次避免了爭戰。」李加以補充說。
美巴教授顯得爲難似地說：
「甚麼？跟托巴里亞人起爭端？」
「托巴里亞人？」
「住在這四度空間的人。他們是友好的人類，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李簡略說明他們放射熱線追殺我們的事。
「放射熱線？啊！我了解了，他們想捕捉你們。我認爲這是爲你們著想的。不過對你們使用熱線……。大概是你們惹了他們生氣，到底你們做了甚麼？」

教授說著，突然轉變了話題：

「呀！這件事情以後再辦。現在先談談你們如何操作研究室所有磁場？告訴我吧！」

「我們沒有任何人幫助，也很笨拙不會操作，因此去拜託莫頓學校的雷鳴克教授。」

「嘿！雷鳴克君！他是最能勝任的人。不過，來到這兒，爲何只有你們兩人？」

「那是偶然的事。與其說我們來到這兒，不如說是被拉進來的。對了！亞當助教在那兒？還好吧？」

美巴教授好像不高興地點了頭，說：

「我想是吧！當然這是你們所不知道的，亞當是這四度空間的人。」

我和李茫然了，感到無比的驚訝！李過了一會兒，叫道：

「是四度空間的人？」

「是的。他是托巴里亞人，進行實驗之前，我就知道了。他四年半前就從四度空間來到地球，那完全是偶然的事。」

「簡直不敢相信。亞當一點也不像這兒的人……。」

「當時我比現在的你們更想要知道這件事。可是他甚麼人也不說。假使這件事傳開來……。」

教授意味深長地聳聳肩，繼續說道：

「我想到這四度空間來，因此請教亞當。我根據他的話，製造來這四度空間的裝置。對了，李，你還沒有回答我最初的問題？我的研究所磁場，現在還工作嗎？」

「不！我想現在不工作了。莫頓和我兩人被拉進往四度空間的通路後，磁場的工作必定停滯了。我們在這四度空間往地球通路的地方堆了石頭，作了標記。」

美巴教授難過地搖著頭：

「雷鳴克君想必花費了很長的時間。我費了兩年，我想他必要花費更久時間才能顯示出兩個一定的周波數。」

「雷鳴克教授也如此想。不過他很快就知道這回事。我們——。」李望著我，因此我說：

「我們星期三開始輪流担任研究所的工作，到星期六早上－亦即今天早上，就顯示出一定的周波數。」

「甚麼？只三天時間？」

TERUYA

美巴教授露出疑惑表情，怎麼也不相信，視線從我的臉移到李。

「你們真從三天前開始的？究竟怎麼做的呢？」

李說明了教授和助教失蹤後，被警察特殊調查員監視的經過情形。

「我有五個禮拜時間受到特別調查的指示，但毫無用處，便通知莫頓請來雷鳴克教授。」

美巴教授臉上露出更疑惑的表情，可是反而鎮靜了。

「我在地球失蹤也只不過五個星期？」

「舅舅大概感覺較長吧？」李同情似地說。

「不僅感到長，確實長得多，這四度空間沒有記錄時間的工具。如錶或類似的東西。因爲強勁磁力的緣故，錶在這兒完全無濟於事。就是你們的手錶，也沒有用途。不過，我想出了記錄這兒世界過一天的方法。那就是每天端來午飯時，用湯匙在砂岩製造成的房子牆壁各刻下一個記號。」

教授目視對邊牆壁，點了頭說道：

「刻在那兒的記號就是。從那刻紋來計算，我來四度空間後已過了一年一個月又十四天

了。」

這回我們感到駭異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實在令人不敢相信！」李好不容易開了口。

「你們不相信並非全無道理。可是依我的計算，那是千真萬確，地球與這四度空間的時間經過比率，約一比二十，亞當回到這四度空間，自己的部落時感到非常震驚，已經沒有認識的人了。亞當到地球的四年，等於這兒八十年了。」

「舅舅，這兒究竟是甚麼地方？

這四度空間住有托巴里亞原始人和綠色霧中的可怕生物，能夠給我們詳細說說嗎？」

「霧裡面？你們怎麼知道呢？」美巴教授駭異地說。

「不很詳細。最初我們把綠色霧以為是甚麼人工重力場。」

「沒有進入那綠色霧中吧！」

「第二次進入了，甚麼也沒有，就沒有再進入了。」

「進入那綠色霧，能夠活出來的，你們是頭一位，據這四度空間的傳說，綠色霧裡有各種危險，知道這事是很重要的。托巴里亞人不危險，他們是愛好和平的人類。」

教授嘆了氣，又說道：

「亞當和我做了一個計劃想到這世界。不過通過磁場那全是偶然的，不是周密思考的科學探險。

約早上九點，我們開動了磁場，說來奇怪，亞當未曾預先好好調查，就希望回到他自己的世界—四度空間。我在研究所完成的磁場對邊的世界，完全不知道四度空間的狀況，好不容易安頓了亞當。總之，調查是必要的。

不久，知道那磁場不會安定下來，而且不斷地變化。我不知道那磁場能維持多久。因此要調查那世界必須趕快著手。工具就地取材使用身旁的代用品，最初揷進手頭的長棍，但無濟於是。

因此，亞當又不安靜了，爲了萬一，在自己的胸部綁著繩子，想要跳進磁場看看。

最初我認爲那是很危險的，不很贊成。可是想要壓制那兒的磁力，逐漸困難起來。而且別無他法，最後我也贊成了。

換句話說，磁暴大作。到下午開始變本加厲，磁場震動更加厲害。那時已無法安頓亞當了。

亞當胸部綁著繩子，進入磁場。我盡力抓住機器，不被磁場拉進去，不過還是失去平衡，我發覺已被拉進去了。我想你們跟我有同樣經驗吧！

我在山丘上滾轉著，不久停住了。望著四周，旁邊的亞當確定了這是自己的國家—四度空間，非常興奮。可是，詳細一看，跟地球間的通路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非常不安。想不到那已是一年前的往事了。」

「據我們的想法，那只是六星期前的事。不過舅舅研究所的裝置，某部份燒毀了。」李說著。

「我也認為必會發生此事。我們專心地通過磁場，想必會有二次磁暴的發生，為此而燒毀。」

李看著房間：

「舅舅一直被關在這兒嗎？」

「不！不是被關著，我可以自由進出。可是，這世界決不是安全的世界。有時會受到磁暴的侵襲。

假使在門外遇到磁暴，就有生命的危險。有時兩、三天沒有磁暴，有時白天就有二十多

次。

因此就連明瞭地勢，知道磁暴避難場所的人，也不敢離家太遠。

另外感到困難的，就是長在岩石間的植物。」

「就是那長有刺的植物，我們都避開了那植物通過。」李說著。

「那很聰明。那植物相當危險的，一碰到那刺，身體就會痲痺，失去意識。托巴里亞人就是採取那植物的根汁，塗在射箭前端。」

「知道了。對了！亞當現在在那兒？」李問道。

美巴教授皺緊眉頭，說道：

「不知道哪！回來這兒不久就沒見面，也許自己的事太忙吧！

不過我從端午飯來的女孩口中知道這四度空間與其歷史。我跟這位女孩學習這兒人類的語言。不久，就能跟他們說話。

在赫福特的研究所，我首次知道亞當身份時，他告訴我他在四度空間是位頗有地位的人。他們跟我們—地球文明比較，遠為落後，我想他大概屬酋長地位的人。

我們來到這四度空間時，亞當帶我來到這村莊。可是令他感到驚訝的，這村莊已沒有熟

悉的人。

亞當告訴這村落的人，表明自己身份以及到了那兒。現在，我們已知道那回事，當時一無所知。

然後，我被帶到這個國家來，一直呆在這兒。亞當與我約束，在往地球通路的山上，設有警戒要是磁場出現，立即讓我知道。

不過，我一次也沒有再看到亞當，約束的事也未曾履行。這時，我才相信他的爲人。」

「我想亞當必定不認識這村裡的人。換句話說，地球與四度空間的經過不同。」李說。

美巴教授點頭道：

「我想是吧！要是真有人看守，你們通過那道路，不該不知道！」美巴教授說著，靜靜地想了一會。李再度看著教授，說道：

「有甚麼奇怪嗎？如此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端午飯的人也該來了吧！我們想要早點知道那綠色霧的事。」

美巴教授如夢初醒，說道：

「是啊！住在綠色霧裡面的東西—想要知道這事，該從頭說起，亦即從磁氣戰爭說起。

」

磁氣戰爭

美巴教授說道：

「住在這四度空間的人，稱這兒爲『哥爾巴』，恰好跟我們稱我們世界爲地球一般。

『哥爾巴』存在於與我們地球不同的空間（世界）。有兩個月亮，星座完全不一樣。可是這四度空間與我們地球有幾個相似的地方。

『哥爾巴』約與地球同大，否則這兩個世界就不會有通路。因爲太陽非常類似我們的地球，所以我認爲這兒世界的自轉也跟地球一樣。」

美巴教授說了些開場白，休息一會兒，又繼續說道：

「我想經過一段時間失蹤的地球人會到這世界。這雖然是我的假定，現在已得到正確的證明。

地球與這四度空間的通路，我想你們也注意到了。是由三個磁力構成的磁場，因此我在我的研究所從那些磁力製造了人工的複雜磁場。這兒自然是合成的磁場。



不用專門的術語說明是相當難的，那複雜的磁場相互接觸時，站在那接觸地點的人，很快被拉進去。

命運不佳的人，身體將無法忍受那拉引的力量，總之必被那強大磁力吸進。不過還沒有發現死在這四度空間的例子。住在這世界的人發現了掉落的地球人，從其服裝就可以知道是來自另外的世界。

從很久以前，住在這兒的人們都認爲在其附近有個另外世界—地球。我和亞當從地球來到這世界時，他們看到了我們並不感到驚訝，就是這個道理。令他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沒有死去。

此國與地球間的通路並非是單行道，亞當能到我們地球就是其例。不過從這兒到地球却是很少—非常罕見的。

亞當有一天獨自一人出去打獵。這兒世界有小動物，可是這裡的人們只爲毛皮才獵捕那小動物。」

「我們也看到了。」李插嘴道。

「亞當去捕捉小動物時，一不小心，過於走近那綠色的霧，而且在岩石上滑了一跤，腳

脖力痛得很，但是還能走路。

不過受到磁暴的侵襲，走路大爲不便，也無法避難。後來又受到暴風雨侵襲，失去意識。不久，恢復意識，暴風雨仍不斷地颳著。

那時，他發現到自己已不在這四度空間，而在另外世界了，身上穿著的毛皮被暴風雨颳跑了。

亞當曾經看過幾具從地球被拉引到四度空間的地球人屍體。因此注意到自己很像地球人。

不過，他不會說地球人的話，他也無從知道地球人究竟是友好人類與否。

亞當知道他正在一處農村附近的原野，他面對房子走去，途中倒了下來。

醒來知道被收容在醫院裡，後來也知道了救他的農夫，那農夫以爲他被雷打倒的。

醫院所講的話他都不懂，也記不起甚麼事，被當作記憶喪失症的病患。

他在醫院留了三個月，期間學會了幾句英語。被僱用在農場工作，他叫自己名字爲亞當．索凱爾。經過一年半，他學會了英語，會說、會讀。

那時，我在某家雜誌發表愛因斯坦博士談論另外存在一個頗像地球的世界之論文，我在

該篇論文中談及將能接觸該世界的理論。

我想亞當必學會了那篇論文。有一天，他好像要幫我甚麼似的，來到我這兒。我僱用了他，最初幫我掃掃庭院，或做些雜七雜八的工作。不久，他告訴了我他是來自甚麼地方的人。他希望能回到四度空間—自己的世界，而且說只有我才能幫助他回到四度空間……。」

「結果舅舅也跟亞當回到他自己的世界。」李說。

「是的。不過我來這兒後，與亞當分開後就一直未曾見面。是忙呢？還是有其他理由呢？完全不知道……。

不過，我到達四度空間時，沒有足夠的知識，所以我盡量想知道這兒的一切，便請教端飯的人，那人對此國的歷史也只知道片斷的知識而已。

住在這兒穿毛皮的人是托巴里亞人，他們遵行「新條規」生活。所謂：「新條規」是堅決禁止進步的意思。

其中除了金屬製品沒有禁止外，其他都嚴厲禁止。

托巴里亞人完全沒有記錄歷史的方法，歷史只能口傳而已。因此到處留有傳說，不清楚那些傳說的真實性。

這四度空間跟地球一模一樣，海、陸分開。而且把這兒稱做托巴爾，耕地本是很少，無法得足以養活這兒所有住民的農作物。

地球似乎有磁場，這兒也有磁場。不過這兒磁場自發生磁氣戰爭起，就比地球強烈得多。

住在這世界的哥爾巴人，做過利用磁場的研究。以磁場轉動機械且使用飛機或交通工具的動力，最後他們製成了應用磁力的可怕的戰爭武器。

最初只有一個國家製成，接二連三，其他的國家也完成了，最後這世界的所有國家都製成了應用磁力的武器。當然，一般的人對這可怕的戰爭提出警告或抗議。」

「這件事頗像地球的核子炸彈的禁止或核子軍備撤除的運動——。」我不由得說著。

「真的一模一樣噢。」

美巴的教授點頭，繼續說道：

「不過，沒有聽到那種禁止呼聲或具體行動，終於爆發了戰爭，使用了應用磁力的武器。」

美巴教授說到這兒，休息了一會，繼續說道：

「在這世界完全分不開歷史與傳說的差別。總之應用磁力的爆發，具體上如何呢？完全不知道。他們搭乘飛機在人口衆多的地方任意投下那爆動。

由此而產生的大破壞，我想在地球投下氫彈的大災害大概不分上下，結果四度空間，幾乎全部死光，連一間建築物也沒有，完全都蒸發了吧！

只剩下極少數劫後餘生的人，那些人很明顯有兩種階級，一種住在山裡面，他們找到深山的洞窟避難，然後在洞窟繼續生活。另外一種人住在有防空洞的都市。

應用磁力的可怕武器，使用後對人類有長期的影響，仍然有殺人之力。據說在空中起了巨大漩渦或大旋風。」

美巴教授張開雙手，說明其狀：

「這世界的文明被一掃而空，餘生的少數人在洞窟艱苦地繼續生活下去，經過漫長歲月，在洞窟生活的人以爲安全時期了，就從洞窟慢慢出來，據說托巴里亞人就是他們的子孫。

另一方面，躲在都市防空洞生活的人，據說幾乎沒有可信賴的知識，而且改變了傳說。

據托巴里亞人說，住在綠色霧中的人就是他們的子孫。

不過，未曾有人現過身。而且進入綠色霧的人，未有歸還的人。

我走近那綠色霧，也因沒有研究探討的機會而不知其詳。那種霧塊在這四度空間相當多，每個霧塊都呈圓形狀，直徑約有八公里，據說都是以前都市的所在。

托巴里亞人深怕他們，過於走近那霧就失去身體自由，被拉進霧裡面，不再出來。我也站在遠處觀看過，那是完全的球形。我想那綠色霧似乎是人爲的東西，若是如此，那裡面的人比地球人的科學技術，遠進步得多。」

美巴教授又繼續說：

「托巴里亞人稱在綠色霧中的人爲漩渦人。」

「我們在那霧中未曾看過像人類影子的人。」

李說並將在那不可思議的森林中的經驗告訴了他舅舅。

美巴教授靜靜地聽著。也洗耳恭聽我敘述，我將要抓住樹枝，樹枝滑溜走了的故事或是風雨時我抓住了的樹突然消失的怪事。

「如果你們所說真實的話，即他們就有了解我們內心的能力─會心力。同時也有將我們思考的東西表之於形的能力。不過究竟要怎麼說，他們爲甚麼要把你們所想的表之於形，給你們看呢？」

「大概是好奇心吧？」我說。

「莫頓君，也許有如你說的。不過，他們絕對不現身，這該如何說呢？」

教授注視著自己的手，說道：

「但是，磁氣戰爭的結果，逃進都市防空洞的人，一個人也沒有得到解救，將會如何呢？而且那綠色霧中裡面的東西，首先可以得到證明，那是有智慧的生物…。所以你決不能那樣想，換句話說，漩渦人不是人，完全是新的生物─磁氣戰爭的結果所誕生的……。」

美巴教授仰望著天花板：

「每個都市全燬了，所有的東西全被破壞了，而且人類造成的防空洞必定不如托巴里亞人祖先避難的洞窟那樣深。

因此，所有的東西──包括住在都市的人將被蒸發了吧。巨大的漩渦所破壞的一切東西，全被大漩渦捲進，經過了漫長歲月，這大漩渦還是一層一層地繞個不休。

動物的細胞、植物的細胞以及其他一切東西在這大漩渦中，就像大試驗管中攪拌的各種東西，不斷地搖動著，結果從這混合物中產生我們所想像不到的新東西，當然該大漩渦經過一段時間也會減弱，逐漸落到地面，因此新的生物由此產生。」

「究竟多久以前的事哪！」我說。

「那我不大清楚，據托巴里亞人告訴我的話，好像是二百多年前的事。托巴里亞人壽命短，大約五十歲左右。

綠色的霧塊據說起初是個微小生物，隨著時間增進，逐漸膨脹，據說增加到住在霧裡面漩渦人數目之大。

莫頓君，你認為那霧裡面的生物，不加害你們是居於好奇心之故，不過我倒有別的看法。總之，我們將視它為有智慧的生物。我希望能到霧裡面去看看。」

「這兒的托巴里亞人是怎麼生活的呢？」李問著。

「生活得很艱苦而且不安定。主食吃沒有味道似是稀粥的東西。這是取自於像地球椰子樹的果實。

托巴里亞人僅在狹窄的土地上播種穀物，製造像麵包類的東西，肉食樹林中的小動物，磁氣戰爭前尚食海中的魚，現在一條也沒有了。而且磁暴還經常發生。

托巴里亞人有兩個難題，一個為如何取得食糧，在可耕之地，如何養活漸漸增加的人口。

另一個難題據說是長久以來的懸案了，就是所謂的漩渦人。他們逐漸增加，擴大領土，而且不知道甚麼時候，將會成為一個霧國。不過到那時，托巴里亞人已因饑餓滅亡了吧！他們所持有的熱線放射器，也因那綠色霧而無用武之地。

不過，有關托巴里亞人將會滅亡的事，只有極少數的托巴里亞人擔心而已，一般的人們只想固守自己狹窄土地耕種度日，只對漩渦人的侵略感到痛心而已。」

美巴教授突然沈默不語，李抱著胳膊沈思，仰望天花板。我站了起來，走向窗邊。

房子前面，沒有人影，不過樹木在地上留下長影，太陽靜靜地照射著。

我想著過著原始生活的托巴里亞人，實在可憐。在久遠的將來，將因饑餓而滅亡。

他們追趕我們，使我們感到辛苦。不過，在此之前他們還給我們食物，足見他們本性是親切善良的。

剛才美巴教授談到托巴里亞人，對將來有展望的人並不多。那些人大概是指導者。又從這件事，教授也談到亞當在這國是位有重要地位的人……。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這件事與剛才教授對我們所談的很吻合，我想起這件事頗感毛骨悚然。

想回顧談談那件事時，美巴教授以慌張的聲音開始詢問一些事。

「你們最初來到這四度空間時─亦即到達那山丘時，你們無法動彈是千真萬確的吧！那麼就清楚地說說自己，被吸進綠色霧中的種種。」

「清楚地說要有證據，記得有石頭和雜草──。」李說。

「是的。漩渦人想捕你們爲俘虜必定擴大那綠色霧。這是托巴里亞人尚未注意到的新事實。漩渦人似乎能改變形狀吧！不過到目前爲止，它一直是圓形的，據說不能自由變形。」

「確能變形。它一直擴大，包圍住我們。」

「他們包圍著你們，能理解你們的心，跟托巴里亞人平常所注意到的不同。而且知道你們來自別的世界。我想他們在那兒更想要知道你們的形態，造出你們心裡所想的風景給你們看看。換句話說，如此你們更加穩定情緒，更覺舒暢。心情不緊張，對各種事物有所慰託，這是試驗你們的道理。

他們了解你們的心，知道你們來自富裕的世界。跟這四度空間不同，是來自沒有磁暴的文明世界。

現在所注意的是漩渦人與托巴里亞人的相同遭遇。人口增加，食糧不增加的問題。不！

也許在綠色霧所威脅到地域，食糧缺乏之更加嚴重……。」

我想說的，亦復如此，美巴教授繼續說道：

「漩渦人之讓你們生還是想知道你們用甚麼方法來到這四度空間。現在，他們已經知道那方法，也知道那三個磁力工作的地點。而且知道你們正期待著往地球的通路再度開啓。同時那通路一開，自己也──。」

李似乎知道這道理：

「他們圍住了那地點，等待往地球的通路一啓開，就侵入地球。」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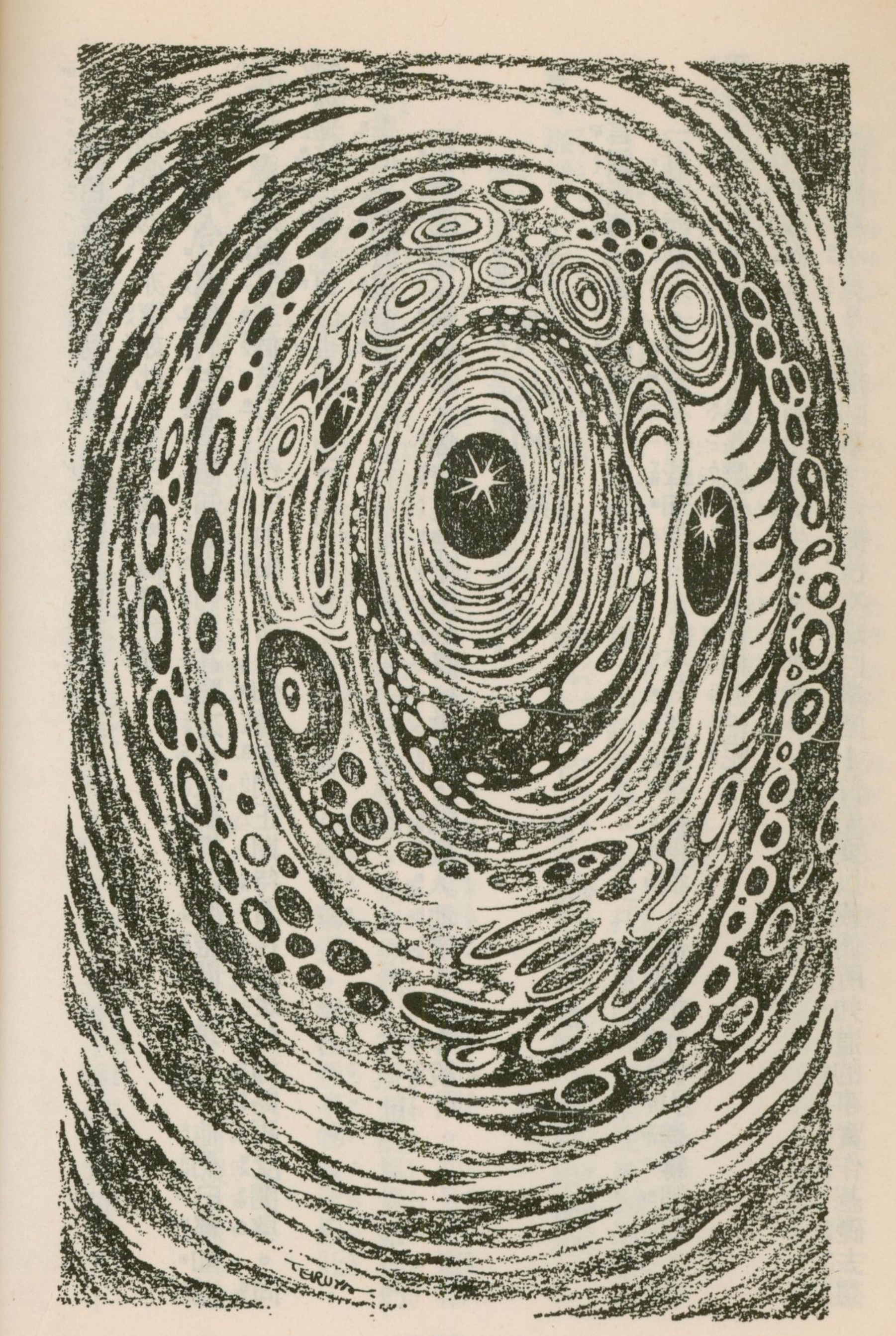
漩渦人的家

言歸正傳，美巴教授：

「有關漩渦人，要是有一些知識……。不知道的事多得很。他們把你們引進霧裡面，不現身。這到底是爲甚麼？爲甚麼不現身讓你們害怕呢？」

「所謂漩渦人是眼睛看不到的生物。」李說。

「眼睛看不見？有這回事？絕對沒有這回事吧！首先要以我們所知道的事實作基礎去想



。

他們從磁氣戰爭所破壞的物質而產生的事是無可懷疑的。蒸發的流動體—包括血液、動植物細胞或灰塵。

這四度空間的植物—磁氣戰爭中被救的植物，其生存方法頗似地球上的植物生存法。用顯微鏡難以觀察到的細胞組織跟地球植物，我想是一模一樣。

不！不僅植物、動物的生存方法也跟地球的動物一模一樣，所以我認為四度空間的細胞跟地球動物的細胞是一樣的。因此，住在綠色霧裡面的生物，一定也有整齊的體驅，並非看不見。

不過，現在還不知道他們的形態，像動物的形態呢？或像植物的形態？或是動植物混合態呢？現在一點兒也不清楚……。」

我回頭看看窗外，已是夜幕低垂。

一會兒端晚餐給美巴教授的人來了，李和我躲進另一個房間。但是，以後如何呢？

李慌張地說著：

「我們呆在這兒，不想個辦法是不行的。亞當還活在這世界，我想他可以解救我們，因

爲這屬於他的國度，而且跟他一起回來的是我舅舅。舅舅會說本地話，可請舅舅告訴端飯的人，說我們非常想見亞當。」

「這不行的。」我强烈地說。

「求亞當幫助我們是沒有用的。」

「爲甚麼呢？」

「李，你看到在那山丘下的窪地所建的高樓吧！有個可搬運的東西，是爲高樓而建的東西，梯子安裝到高樓上的高臺。那高臺距離地面約三公尺高，不是嗎？」

我嘆了一聲，繼續說道：

「換句話說，距山丘頂約三公尺遠的地方有往地球的通路吧！」

李不知所以然，不過很快就會意了。

「嘿！托巴里亞人也想侵入地球嗎？」

「從多方面看，也有此可能。在那高樓附近不是有一羣佩帶武器的人待機行動嗎？亞當又打開通路，知道我們來自地球，也不向你舅舅說一聲—。」

「究竟有甚麼話呢？」美巴教授唐突地說。

李將打開通往地球的通路以及在那山丘附近的窪地，偶然發現到高樓的事告訴了美巴教授。如此美巴教授立刻明白一切，站了起來。

「那我明白了。昨天這部落發生未曾有過的大嘈雜聲。從其他部落來了無數的人，而且各個拿著武器。」

「我們立刻趕到那兒。漩渦人已出發到那山丘附近，托巴里亞人也一樣，我們再不趕去就來不及了。」我說。

「照你的意思—。」李問著教授。

「托巴里亞人一共有多少人？」

「這兒約有五百多人。一半以上爲男性，每個部落都住在這附近。現在一定別的部落都聚在這兒。」

「那熱線放射器射程有多遠？」

「理論上說是無限的。而且光源即使沒有陽光也無妨。只要一點點光線收集在竹筒裡就能强力射出，像蠟燭光也可以。」

我看著窗外，問著教授。

「端食物的人，叫甚麼呢？」

「有兩個人。至少有一個人須拿浴水－裝在皮袋的浴水。」

「兩個人？－我們也有兩個人，決不能失敗。不過，他們不擔任甚麼任務嗎？」

李瞪著大眼睛望著四周。

「脫下襪子而且藏在床上，將會使用到它的。」

我邊說邊用鞋子挖著硬土，藏在襪子，李很快就學會了。

「天一黑就出發。」

李對我說著。教授插嘴說道：

「到暗處去是危險的，簡直是自殺行為。」

「怎麼說呢？」李皺緊眉頭說著。

「就是托巴里亞人，在夜晚也懼怕離開村莊。磁暴隨時隨地爆發，沒有爆發徵兆，冷不防地襲擊，連隱藏處所都不詳的我們必定被置於死地。而且，每個山丘上都長有痲痺人類的植物。」

「等到黎明時可以嗎？」李說著，我也點頭贊成。

「那麼聽天由命吧！不過怎樣的夜晚，才會發生暴風雨呢？你們大概不知道吧，磁暴是磁氣戰爭的產物，歪曲了自然磁場而爆發了。據說很久以前比現在更加頻繁而且猛烈。隨著時間的增進，逐漸減弱。不久以後將會停止的。不過目前這個地方偶而還是很強的，天一黑，人們很快就會分散……。」

我們的計劃，美巴教授最後也贊成了。

外面已經暗了，月亮尚未昇起，只有陌生的星星閃亮。我從窗戶看著外頭，很快地看到了人影。

「來了！」我低聲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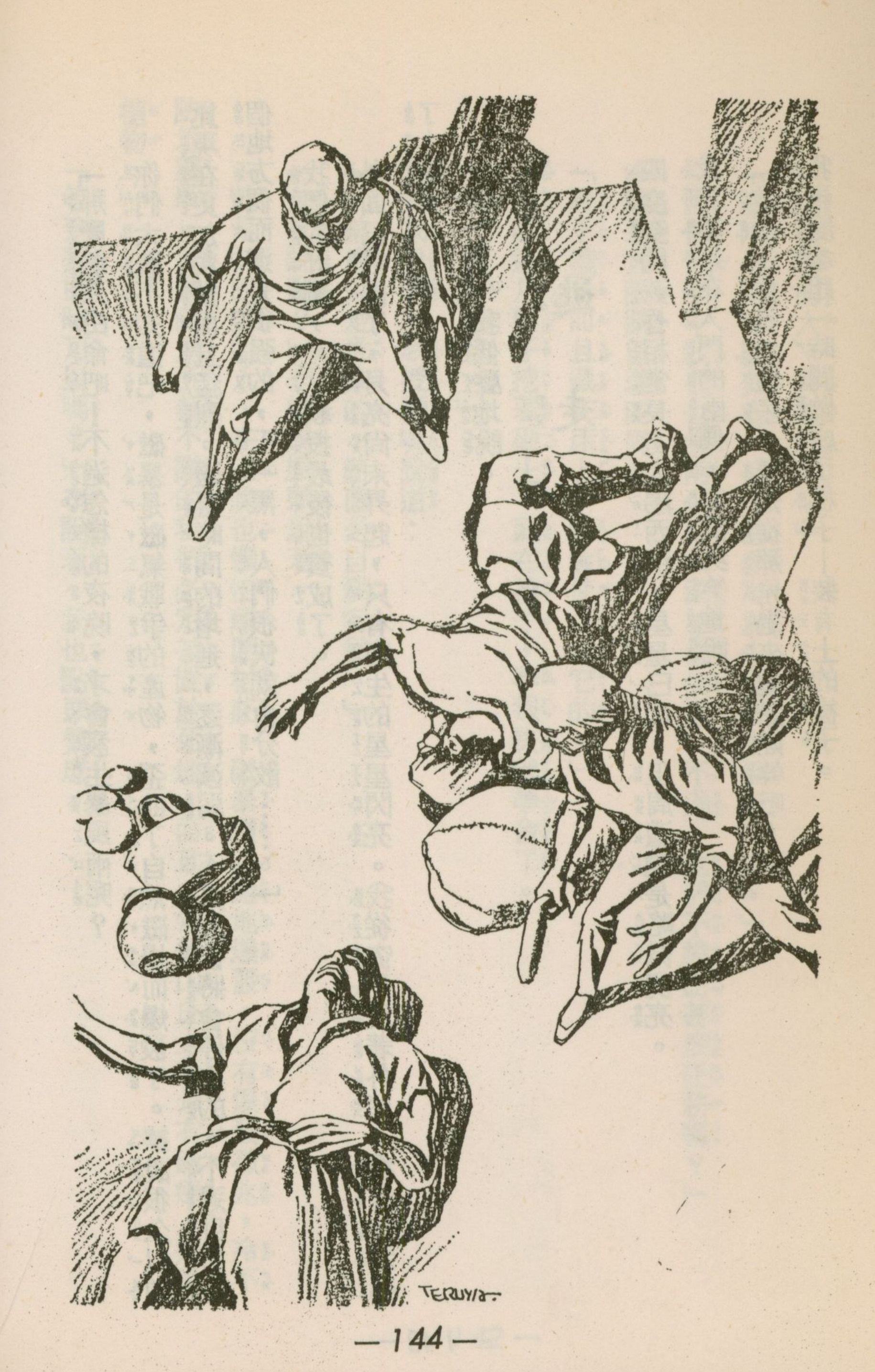
逃走

四度空間黃昏相當長，太陽西沉，星星已出。但周遭還是略微明亮。

我和李站在入門的兩側，李開玩笑地說：

「莫頓，你是左撇子，要是從那兒過來就好好幹吧！」

我再度拿起一時間做成了棍子－裝有土的襪子。



我聽到了外面硬地面的皮鞋聲響，拿著襪子，等在門角。

門打開，出現了兩位穿毛皮的人。一位拿著壺子和小藍子，另一位肩膀上挑著兩個皮袋，似乎很重的樣子。

那兩位像電影慢鏡頭一般慢慢地進來……。關上門。那時，我揮著手製的武器，擊中一位托巴里亞人的腦袋，那人暈頭轉向，東倒西歪，手拿的壺子和小藍子掉落了。雙腿跪了下去，最後俯伏在地上，我撲上去壓制他的嘴巴，使他不能出聲，可是那是沒有必要的。

對方斷了氣，我回頭看著李，李的敵人也倒在床邊。

李看到了我，莞爾一笑，以略微顫抖的聲音：

「下手很順利……。」

教授將兩個皮袋靠在牆壁豎立著，然後邁過四散在床邊的白粥。打開門，偷偷地看看微微黑暗的外頭。

教授關上了門，點頭示意，趕快開始拾起從藍子散出的麵包塊。

我惟恐倒下的敵人甦醒過來，便撕破襯衫堵住敵人的嘴，然後將他兩手反綁於後，腳脖子也綁起來。一看，李跟我一樣，正綁著另一個敵人。如此，那兩人就無法動彈了，我們打

開襪子弄出土來。

我們各自將麵包塊裝進口袋，李拿起一個裝水的皮袋，我拿著另一個。教授打開大門，看著門外，已是漆黑一片。

兩位托巴里亞人，已經甦醒過來，只用眼睛注視著我們的行動。

走到門外，夜空微亮，從未見過的星星滿天閃爍。兩個月亮尚未升起，不過已足夠明亮，道路看得很清楚。

回頭看著村莊，已是萬籟俱寂。

我們到達椰子林，心情愉快得多，不過所携帶的皮袋，裝著水很笨重，而且不穩定。困難的事，還有別的，美巴教授光著腳。我已忘記美巴教授沒有穿鞋子的事，連美巴教授自己也忘記了。

「總是光著腳繞村莊走，早已習慣了。從地球來到這兒時，所穿的帆布鞋已破了。托巴里亞人借給我的皮鞋很不習慣，難以穿著，因此幾乎都不穿……。」

「如此再回去當俘虜還好些。」李說。

「那皮鞋放在那兒？已忘記了。其實回去當俘虜的時間也沒有了……。」美巴教授擔心

地仰望夜空。

「可是，舅舅的腳滿是傷痕，沒有其他可替代鞋子的東西嗎？」李說。

我們在周遭尋找著，最後編織幾片椰子葉，綁在教授的腳，代替鞋子，好像不大難行。我們編織椰子葉時，教授不斷地注意天空，然後催促我們快些。

再度出發，上了坡道，肩膀挑著裝水皮袋，開始疼痛，李跟我一樣，有些受不了。

不久，我們來到距村落稍遠的地方，兩個月亮已全昇起，很像拉上窗帘一般，光亮消失。我們將要到達尖禿的岩石間，因爲那是很突然的事，不由得停住腳步，那是磁暴來臨的預兆。

我們已有經驗，連空氣也有了同樣的變化。受到空氣照射的臉和手，非常疼痛。使呼吸困難的熱起來了，前兆的微風開始吹了，星星一個一個消失了，風力增加，灰塵飛揚。

星光消失，我們的進行也緩慢，這回我們必須注意有刺的樹木，縱使被甚麼東西纏住，也須注意才會安全。

不久，烈風吹來，我們緊靠谷壁。

那時，聽到遠處的雷聲，我們也不能耽擱了，繼續前進。不久，風力愈大，前進困難。好不容易走出山谷時，更加可怕的風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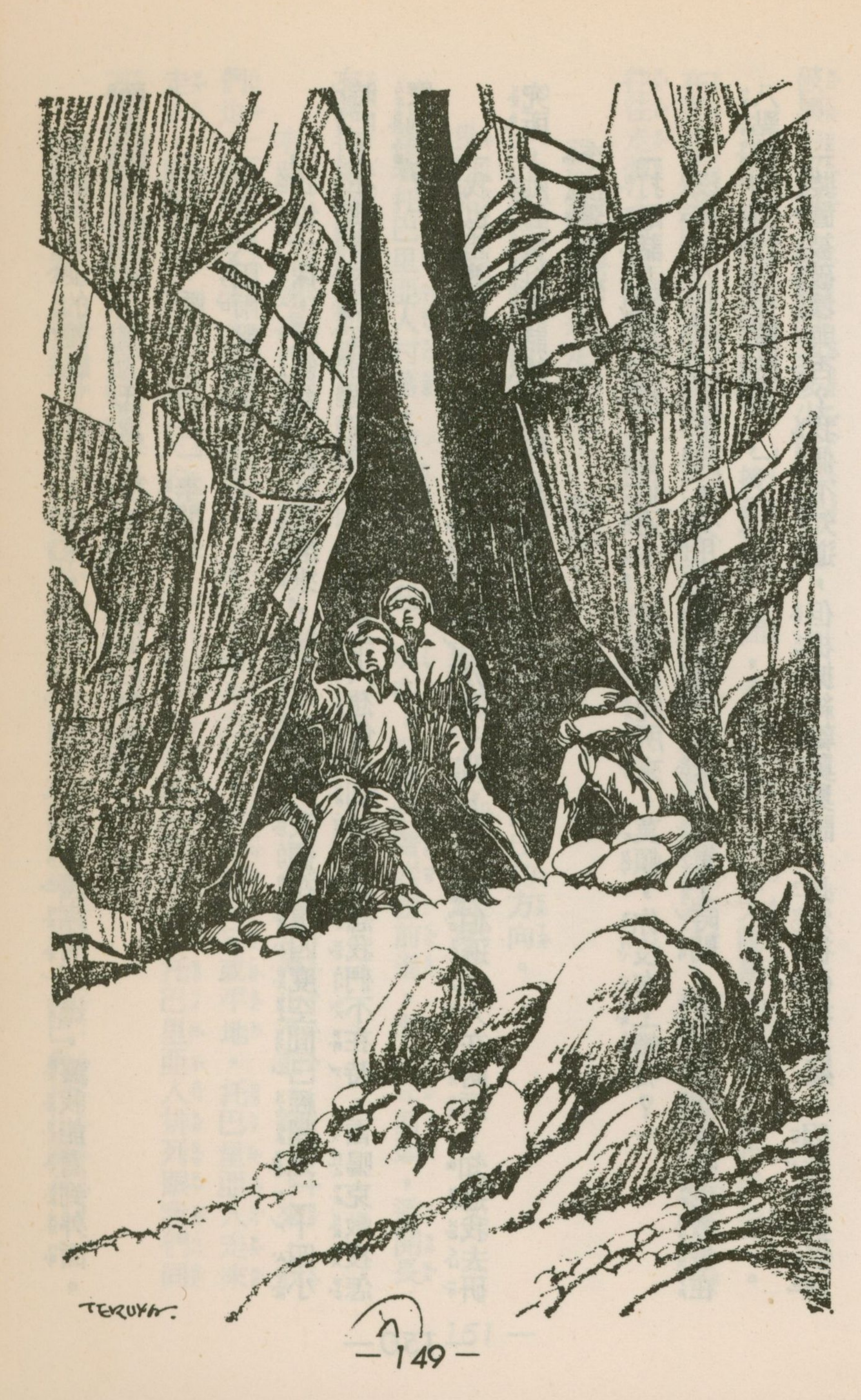
李幸運地找到了岩壁間的裂縫，我們躲進裡面，那時磁暴的強烈達到極點。我和李第一次在四度空間幾公尺寬的裂縫中度過夜晚。

我們三人緊靠著，風挾帶灰塵吹進裂縫。我們三人用雙手蒙著臉，蹲下來。有時感覺到所蹲的岩石在搖動，覺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暴風雨將會繼續一生。不過，呼呼的吼聲減低了，在風裡頭似乎有個空隙。

風與風間有空隙，吼聲也逐漸減低，不久停了。夜又告沈靜，沒有一絲聲響。我張開眼睛，透明的金色月光映入眼簾，李以不敢相信暴風雨已停的表情，找到了入口。教授將頭靠在裂縫突出的岩石，張著嘴睡覺。令人感到駭異。

李看看我，微微一笑。然後拔開靠在岩壁的皮袋線喝水，喝完水，將皮袋交給我，我也謹慎地喝著，然後我像死人一般睡著了。

醒來時，我們所處的裂縫，普照著明亮的晨光。美巴教授還睡著，不過李醒來了，站在進口處。



搖動起僵硬的體軀，我站了起來，走到李旁邊。李將身體靠向一邊，讓我能看到外面。面對裂縫的狹窄岩棚的低處，積著水；對面白霧籠罩。

「天亮了，睡得好嗎？」李問著。

「嗯，只因雨聲醒來一次。」

「我也一樣，是傾盆大雨。我醒來，想了一會兒。我們在這四度空間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吧！在地球大概有兩個鐘頭時間，這是令人想像不到的。你想我們不在時，雷鳴克教授怎麼過呢？」

「我也想著此事。我到研究所是六點十分過一點，女佣羅伯遜夫人在廚房，知道我去研究所，她必會打電話給我使我知道她在準備早餐。」

李接著說道：

「打電話去沒有人接，羅伯遜夫人將到研究所來，莫頓，你沒有上鎖嗎？」

「沒有。因此跟以前不同，不用敲壞門就可進去，節省了時間，所以我想雷鳴克教授在八點就知道我們失蹤的事。」

「裝置被破壞與否？我們不知道，但根據約翰舅舅說，必定被破壞無疑。因此首要修理

破壞的部份，那將須要多少時間呢？」

不久，美巴教授也醒了，擠到我們之間，看著四周。由於太陽熱的關係，霧也微薄了。在那霧的空隙─右方微微可見托巴里亞人的村落。我想已是很近了，武裝的托巴里亞人來來往往走著，稀稀落落點綴在霧間。

「發覺到我們逃走了吧！」李說。

美巴教授走到岩棚的一端，望著通往地球的通路─山丘的方向。

我們從口袋拿出麵包塊，狼吞虎嚥，也喝了水，又慢慢地動身。

看著托巴里亞人村落，霧籠罩著村莊。現在，我們沿著岩棚前進，李走在前頭，避開長有劇毒植物的窪地前進。

有時，聽到遠處托巴里亞人的聲音，我們拐岩石角時。李突然停止不前，蹲了下來，我們也一樣蹲了下來。霧完全散開了，沒有可藏身之物，對面的低丘或平地，托巴里亞人走來走去，距離我們十二、三公尺的地方，與我們平行的道路約有六位托巴里亞人排列跟我們同方向前進，每個男人都持有熱線放射器。

我回頭一看，看到下方有一羣托巴里亞人，拿著武器攀登上來，美巴教授也看見了。

「都不認識他們，大概是別部落的陌生男人……。」

「不是亞當緊急召集來的嗎？」李說。

「好像是。」

來到鋸齒狀岩石，就沒有看到下方托巴里亞人影。這時，我們沿著岩棚拼命地前進。

不久，來到小峽谷，沿著岩溝往下前進。李不聽舅舅的「注意！」忠告，滑了下去。

接著我也滑下去，可是到了下面，李痛苦地在地面上打滾著，呻吟著。抓住自己的腳脖子，好像被劇毒植物的刺，刺到了腳。

我趕快地，跑近李旁邊，他已經昏迷過去。

「沒有關係，沒有永遠不昏過去的事。」教授在岩棚上說著。

我放下了心，不過下面的窪地永遠籠罩著霧，不能在霧中前進。教授在岩溝的一端匍匐著，叫我將李帶去。

想將昏迷不醒的李，抱到教授所說的地方實非易事。不過，教授可從上方幫點忙，好不容易搬動。

我已精疲力竭，但是我必須趕快尋找可讓李甦醒的藏身之所。不遠處已是盡頭了。

突然，後方的岩石霍然出現了托巴里亞人，已沒有逃跑的餘地，教授死心地皺緊眉頭，重重地握緊雙手。

我們已經無法再上那山上，而且回地球的希望也破滅了。

獨裁者亞當

抓到我們的托巴里亞人，這次粗暴得很，我和教授擡起昏迷不醒的李，走回村莊。

他們用熱線放射器推著我，使我想起將有慘痛的遭遇。途中一直沒有休息，抱著李的雙手似有脫落的感覺，教授也東倒西歪地走著。

我們抵達村落，被粗魯地推進一所房子，就是以前那所房子。我們把李放在床上，凝視著他，好像沒有甦醒的樣子。我們擦著他的手，輕摸他的臉頰，但一點用處也沒有。

教授握著李的手腕按脈，說道「脈搏沒有問題。」

如此我們就放心了，跑到浴室，將手帕沾了水，靠在李頭上。於是李轉了身，睜開了眼睛，他最初望著天花板，然後視線移到牆壁，不久看到了我們。

「李，情況好吧？」教授說。



「眼睛暈眩……。」

那時，他們粗暴地打開了門，進來兩位武裝的托巴里亞人。他們看也不看我和李，就衝到教授那兒，抓起教授雙手挾持起來。

教授認命地，溫順地被帶走。關上門時，我跑到窗邊看，門外站有另外兩人。如此一人在前，左右各一人，一個殿後，以軍隊的步伐帶走教授。我想很快會被處刑的，然後我看房子旁邊有三位男人監視著。

我回到李旁邊，討論以後的事情。李雖然能夠走了，但事態已嚴重得很，接近絕望地步。不久，門開了，教授回來。似乎蒼老得多，他一時靜默不言。一會兒他長嘆了一聲，說道：

「我被帶到亞當那兒。他所處的地方頗類似戰爭時的大本營。他人變了，他把在地球所學的東西加以應用，如今已成爲道道地地的獨裁者。」

「而且有侵入地球的意向吧！」李說。

教授點了頭：

「村莊滿是男人，而且陸續擁至，個個心情動盪，在那山丘待命行動。亞當得意洋洋，

只待那山丘上往地球的通路一開，就侵入地球。」

「所以亞當叫你去，讓你看看他得意洋洋的狀況。」我問著。

「不！另有理由。莫頓君，他似乎只掌握這村莊的人，其他村莊的人，大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不相信去了地球，會再回來。

想要侵入地球跟隨亞當的人，我想也不多，所以他無論如何要表明給大家看跟來的人有超人的力量。這超人的力量若是給大家看到，大家就會相信他，跟著去。」

「究竟，那是怎麼一回事呢？」李邊眨眼邊問。

「沒有時間了，我想他現在要幹一件托巴里亞人空前未有的事。」

「明白了，將是漩渦人？」我說。

「是的，他知道你們兩人進入綠色霧裡面，能夠平安回來。這是很有利於他的計劃。他要托巴里亞人相信你們不是這世界的人，能夠平安無事通過綠色霧裡。」

「因此，將帶我們兩人去吧？」李說。

「不！我們三人。要是失敗他將說被磁暴所破壞，因為這國家的人犯了罪，總是那樣處罰的。」

「他瘋狂了吧！」李大聲說。

「好像吧！是一種誇大妄想。地球雖不是別的新世界—。他編組托巴里亞人，首重訓練，建立軍隊。」

「那，你知道了吧。」

「當然知道。不過要是害怕必死無疑。我想能夠從漩渦人那兒平安無事回來或防止他的地球侵入計劃。而且我也想目睹綠色霧裡面的狀況。」

我聽了教授的話，有關亞當要讓我們進去綠色霧裡面的事，我認為不僅要我們表現有超人力量，更有別的原因。突然，我有個想法。

「我想亞當不是有意跟漩渦人結盟吧？」我說。

「莫頓君，我也有如此看法。托巴里亞人有攻擊用的熱線武器進入地球，但沒有防備之力，而漩渦人有如綠色霧一般的卓越防備力，因此他們合作起來……。」

「究竟何時動身？」我問道。

「亞當已經準備好了，將會派人來。」

經過一個鐘頭，來了一羣武裝的托巴里亞人，把我們帶向村莊的中央。

那兒廣場聚集了一百多位托巴里亞人。亞當獨自一人遠離而站，戴著毛皮製成類似軍帽的東西。不！不是帽子，所穿著的上衣也與衆不同，係屬上等貨。脖子圍著有圓且大的玻璃製裝飾品，上衣肩膀處掛著玻璃製似是徽章的東西。

亞當面對我們，炯炯地注視著，大聲命令，於是一位男子出來，行了禮，立即向部下命令甚麼。結果我、李、教授三人，背上頂著熱線放射器前進。漸漸地開始向綠色霧籠罩的漩渦人處出發，亞當在前。接著一羣一羣隊伍跟隨，我們三人夾在人羣中。

不久，進向平地，很快上了坡道。可以見到不遠處就是打開地球通路的山丘。中途窪地有待命令行動的托巴里亞人，亞當一走近，他們一齊站起來敬禮。我們來到了一時之間建立的木頭高標的窪地。

亞當在前歪向左側，走進兩塊尖岩石間而過。不久登上坡道，佇立在那兒，我們也等著不前。

前面開展著一處似曾見過的傾斜地，往地球通路的山丘在右方，左方籠罩著綠色霧。

亞當用我們不懂的話下了簡單的命令，於是警戒我們的男人在我們後面圍成半圓形。



這些男人聽從他們的指導者亞當，我們進入綠色霧裡面，如果平安回來，將其所聞所見傳給大家，更符合亞當自己當領導者的偉大地位。

亞當命令我們三人前進，我們面向綠色霧出發。李和我並列在前，美巴教授緊跟在後，亞當殿後，突入綠色霧裡面。

大悲鳴

這次與前回不同，因為有前次的經驗，所以我在令人不悅的綠色霧裡採取防備的姿勢，兩手推出於前屏息前進。

綠色霧起初纏著我，好像要把我推回去。我接觸了霧，似有冷，熱混合的感覺，而感到有股奇妙的疼痛。

我伸出手，霧壁就像窗帘左右打開一般，同時身體感到有如針刺一般疼痛，胃也有蹦出的感覺。我拼命地在似是墜道的霧裡面前進。

突然聞到了可怕動物的味道，我邊打嗆邊用雙手蒙著臉。經過一段時間，通過綠色的霧壁。一看那兒與前不同，到處不長翠綠色的草，也不開任何花朵，連人造的樹木也沒有，所

能看到的只是一片極其荒涼的景象。

不遠處有條不知是否流動的灰色小河，對邊籠罩著如觸手般的霧痕，有個噗噗地冒泡的塘。

到處沒有陽光曝曬，頭上有層厚厚的雲籠罩，在陰涼的灰色光下。只見到處朦朧一片，沒有葉子的怪樹和彎彎曲曲的可怕草叢，盤著如觸手般的綠霧。

我這方向有李，教授那方向有亞當。

教授首先開口道：

「好像沒有動物的樣子。」

「在這種地獄裡，沒有可生存的東西。莫頓，這回跟我們前次所見的，完全不同噢。」

我點了頭，教授穩靜似的觀察四周，說道：

「我想這才是這國家的真正情況，漩渦人住的地方。」

教授走到混濁的灰色水流旁，蹲下身查看。那水流很窄，約一公尺寬，那不是腐爛的水是沒錯的，好像油灰一般的物質，不斷地流著。仔細一看，不是在流，而是來來往往，簡直像跳動一般。

我們也聞到了出自那油灰般灰色物質的討厭味道。

再三查看的教授，始終不相信，說道：

「這種東西究竟可能有嗎？」

那時，我似乎像前回一樣有種陌生的眼睛盯著我們的感覺。

教授認真地一直注視著四周。不一會兒，亞當走在最前頭。他沈默不語，走到岸邊，雖然躊躇一會，但隨即跳了過去，我們也緊跟其後跳過去。

河流對岸的道路彎彎曲曲，我們沿著冒泡的水塘繼續前進。

亞當走在前頭，我們不聲不響地跟著前進。他一次也不回頭看我們，只管往前邁進。兩旁是一片潮濕陰鬱的黑土物質，到處有積滿滑溜黑色液體的圓池，氣泡不斷冒出，似乎也冒出如黃色靄霧的東西。

我們毫無目的，順著道路前進，這時相當熱，汗水不斷流出。討厭的味道愈來愈嚴重，拐了彎，不久來到漆黑一片的鋸齒狀的岩石間，光滑的岩面閃閃發光，在岩石裂縫長出許多奇怪形狀的蘑菇。

通過山谷，走入連續幾個圓池的道路，每個圓池都不斷地冒著泡。

因爲沒有錶，不知道已經過了多少時間。可是，我的感覺我們確實面對漩渦人中心前去。

不久，道路一旁又有灰色的流水，由於廣闊，我們跳不過去，只好繼續前進，道路突然彎曲，來到露出發黏液體的大黑岩的地方，那黑岩平穩地塌陷，上面是塊平坦的台地。那台地的形狀與黑島一模一樣。

我們繞著像島嶼的台地，亞當突然停止不前，教授站在他的右邊，我和李在他的左側。

我感到駭異，前方所籠罩的霧，逐漸後退，在霧的後方似乎有長著綠葉的森林出現。

接著，在微弱的光線下，可以看到約有十間房子，每間房子看起來距離地面有數十公尺高，而且房子旁邊可看到像人類的生物。

因爲距離我們這兒遠，光線微弱又籠罩著霧，所以看得不大清楚。不過那些人看起來也像浮出地面似的。

我們注視著，亞當面對那兒走去，我知道他如此做，是爲了表示自己有超人力量，並且有希望與漩渦人締結同盟的大目的。

亞當毫不躊躇地前進。

教授緊張地制止，但亞當甩了手不理，我發覺到將會發生不幸，但也沒有辦法制止。

亞當走到房子的附近，突然發生了變化。樹木、房子和人不聲不響地消失了，霧也放晴了，然後出現了圓池，可看到像油灰般的物質構成的土堤，那土堤簡直像活生生的東西鼓動著。

突然我們聽到亞當的悲叫。

而且那可怕的土堤有茶色水般的東西，嘩啦嘩啦地靠攏過來。將要淹沒到亞當的雙腳，

巨大的生物

我未曾聽過人類有如此苦痛的慘叫聲，轉瞬間，我們感到茫然，動彈不得。亞當拚命掙扎，想要掙脫出來。

縱使亞當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也不會袖手不顧，他似乎抓著一個不明物體，奇怪可怕的東西。周遭洋溢著令人覺得嘔心，不悅的味道，而且從那滾的茶色液體聽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冒泡聲。

恢復了一時間的體克，我拚命地逃出，仔細一看，我的兩邊正有李和美巴教授走過來。

討厭的液體靠了亞當的雙腳，已升到足踝周遭，亞當仍然發出慘叫聲，像瘋狂一般亂鬧著。

我毛骨悚然地站在湧出茶色水般的池岸，伸長著手，亞當像溺水者攀草水援一般緊抓住我的手。

我身體失去平衡，來了個大傾斜，差點被拉進危險的液體中。那時，李雙手抱著我的胸部，拚命地拉著。

亞當一腳從那發黏的茶色液體「咚」地一聲掙脫出來，我不由得蹲下去，亞當仍然抓著我的手。

那時，發生了想像不到的事。突然，液體開始後退，亞當雙腳得以自由，因爲那是很突然的事，所以我和亞當都往後倒下。

亞當失去了知覺，我們將亞當從土堤上搬下來，橫放在如島形般的岩石。我哈哈地喘著，回頭一看，現在已經烟霧迷漫，土堤不見了。

教授跪在亞當腳前查看，皮鞋兩邊都沒有了，皮革製成的綁腿只剩下破布，露出的部份都已麻痺，鮮血淋漓，皮膚到處傷痕纍纍，血滴答滴答地流下。

教授摸摸亞當發炎，榻陷的部分，回頭看看目前已被霧籠罩的土堤，然後像是好不容易了解的樣子，點著頭。

李脫下襯衫，坐在昏迷不醒的亞當旁邊，將襯衣撕成一小塊一小塊，纏成綳帶，綁在傷勢頗重的雙腳，李仰頭看看教授，不可思議地說道：

「好像是酸類的東西……不過爲甚麼呢？」

「誠如你說的，頗似鹽酸，是很强烈的東西，真像是消化液的東西。」

「消化液？」

「這是你們難以相信的，不過這是堆滿你們胃中的食物所引起的現象。這是消化開始時的狀態。

啊！怎麼說才好呢？因爲我進入這漩渦人居住的地方才稍稍感覺到，亞當有了這種的經驗，才會逐漸確信不疑。

現在我敢斷言，我們所看到的房子，人和我們所走的道路全是假的。」

「我們前次來時也這樣。」我說。

「跟上次一樣。不過，那些決不是幻覺的東西，而是來自某種的物質。這兒的物質好像

有變成某種東西的構造。就像變色龍，依周遭狀況而改變身體的顏色。

亞當早就想過漩渦人所住的是怎樣的房子，人類的形態如何？因此漩渦人就出現那種房子和人類，那就像是所設圈套的鈎餌。」

「因此，這地方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問著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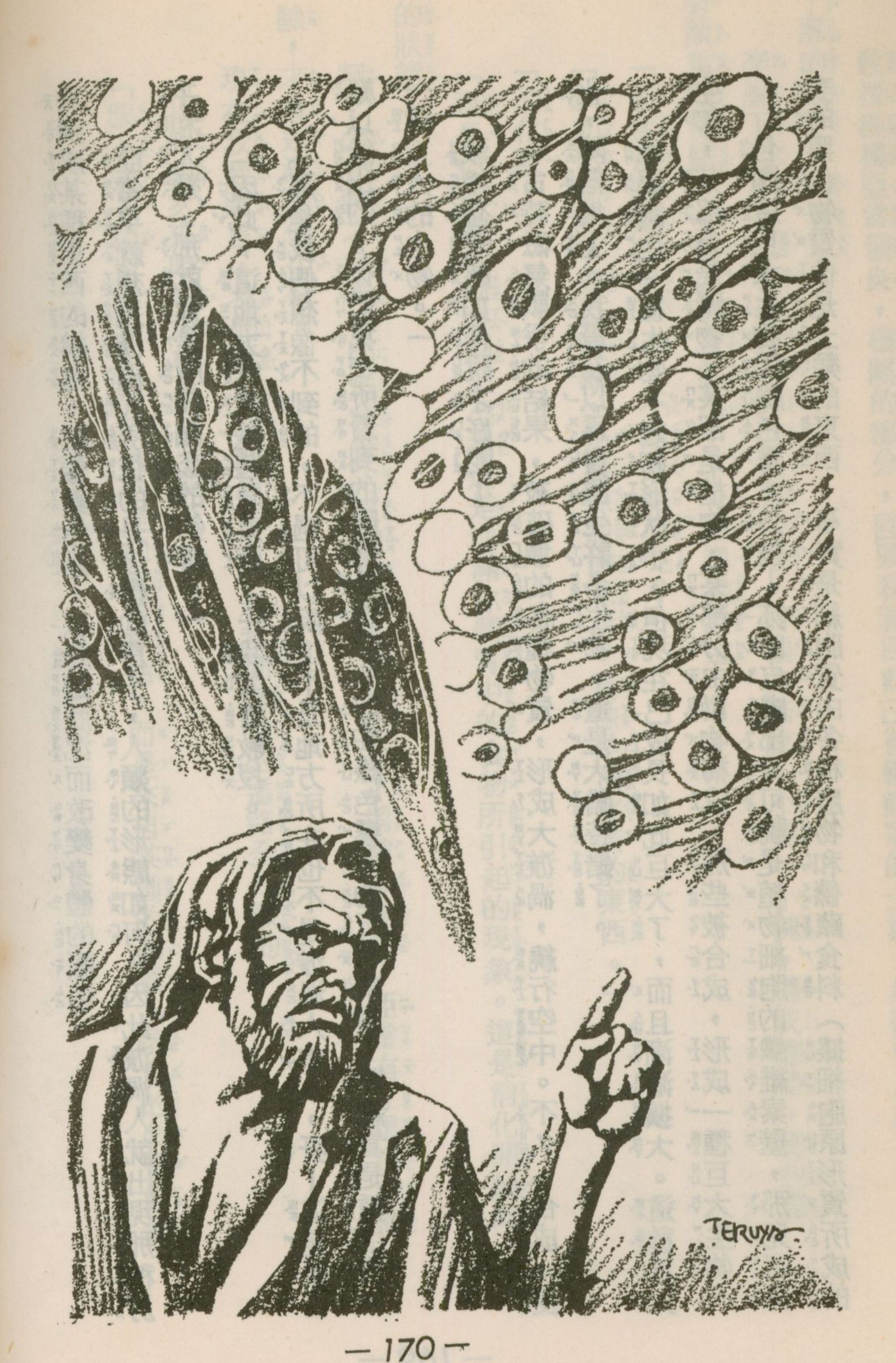
「那是我們想像不到的，不過可以說這不是地方所在也不是漩渦人本人。呀！這是語言難以說出的，你們現在所看到的周遭景物—亦即在綠色霧中的所有東西，詳細看是種生物，一種巨大的生物。」

教授想著該如何說才好呢！

「古時磁氣戰爭的結果，被破壞的各種物質，形成大漩渦，繞行空中。不久，合成、變化，降落地上。我最初以爲會誕生許多生物，這是大錯特錯了。

單單誕生一種生物，起初形狀小，但現在已成長如此巨大了，而且漸漸擴大。這種巨大生物，某部分是礦物，某部分是植物，某部分由動物構成，那些被合成，形成一種巨大生物。

包圍這巨大生物的綠色霧，外被—亦即皮膚部分可說是植物細胞的纖維素壁，那兒可見到的黑色物質像是土類的東西，事實是細胞質由各種廢物和儲藏食料（據細胞原形質所成的



無生部分如植物細胞膜）所形成。

到處有池塘，細胞質間有空間——即空胞，當然那是——。」教授指著現在已消失的土堤方向。

「將是核吧！」我說。

「當然，每個人也會如此想的，不過這兒是更複雜的構造。那兒有腦、心臟和神精中樞、也有胃，這些證據我們都看得到的，而且將鉤餌置在那兒捕捉食物加以消化，並且流過細胞各部分，成爲養分。」

李春亞當綁著繃帶，聽了教授的話，還不相信似的，望著四周。

「這整個是一種生物嗎？直徑有八公里多，這麼大嗎？而且我們確實進入生物內部嗎？」

「雖然不能相信，但是誠如教授所說。我們像是進入血液中的細菌。要是有更適當的說法，那就是我們就像是通過喉嚨的食物，不過還沒有通過消化器官就是。」

李緊張地站起來，說：

「真是不得了，立刻離開這兒吧！」

「不過，不能把亞當置之不理。怎麼辦呢？不能搬動他，就在這兒等他甦醒吧。」

我看著四周，灰色的霧愈來愈濃，籠罩了我們的行路，已經無路可走了。

我左思右想總覺得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亞當被那茶色的液體抓住，我努力地想幫助他，但是，那茶色的液體就自告後退，究竟這是為甚麼呢？我一直想不通。

我一直想著這問題，但是現在與其那樣，不如離開這生物體內為善。

亞當一直躺著，他所躺的地方對邊，長著沒有樹葉、白莖的植物。

我伸出手時，突然想到前次避開了我的手。

（怎麼辦？這次也會避開嗎？」

我想植物沒有毒，便用手帕包著手，偷偷地伸向植物，結果植物退縮到我的手抓不到的地方。

我再試，結果還是一樣。

看見這情況的李，也感到有趣，想要試試，他也包著手帕，跟我一樣伸出手去，但是這回植物不同了，靜靜不動，任李摘了兩隻植物莖。

「這好像有甚麼理由似的——。」

那時，亞當醒過來了，張開眼睛。

我伸出手，又發生了變化，那時我首先注意到，想要吞下亞當的茶色液體也因我的手的接近，突然後退。（為甚麼呢？）

我舉起手，凝視著，並沒有其他的變化發生。那時我有了個想法。極其單純，簡直令人不敢相信，不過那是千真萬確的，這理由好不容易我明白了。

亞當藉著李和教授的手，站起來。他凝視著雙腳，能夠想到剛才發生的狀況而露出似是可怕的表情。

教授搭著他的肩膀，問道：

「感覺如何？能夠走吧？」

亞當放開教授的手，走了兩、三步。

「能夠走了。」

然後就一言不語，不說聲謝謝，也不問問為甚麼人家會幫助他。

現在我們已無路可走了，縱使有路也是人家設計我們進入的圈套。不過，也不能永遠待在這兒，尤其要出發。

李抖抖精神，看看黑色的土，試著踏腳出去，那足跡似是輕飄不定。突然，他悲叫起來，不知道從那兒裂縫跳出似是蔓藤的蒼白色東西，緊緊圍住李的手。

我跑過去想幫助李，試如我剛才所想的，我一接觸，蔓藤就順當地退回去。

「莫頓，你有魔手吧！」李撫摸著手腕說。

我們出發了，教授扶著亞當一拐一拐地走著。

我們所走的地面軟軟的，但並不難走。

我走在前頭，後面有教授和李，從兩側扶著亞當。

我不知道該向那兒前進，一直毫無目標。邊走邊找，慢慢前進。我們通過了幾個水池，也穿過露出尖尖的黑岩石。不久，可見到覆蓋這巨大生物的綠色霧。

漸漸地，若是突破那層綠色霧就安全了。我們越過積滿陰沈沈液體的活動小河。

讓亞當越過小河真是辛苦，不過最後也過了。我們站在包圍這巨大生物活生生的皮膚—綠色霧的這邊。

這回美巴教授走在前頭，換我扶持亞當，我倒希望看看教授在那綠色霧裡，會有怎樣的待遇。

教授想進那綠色霧，他張開雙手，想要冷不防地進去，但始終不能，最後搖搖晃晃回到我們這兒。

「真是不行—。」教授喘著氣說。

漸漸地輪到我了，我若無其事地對大家說。

「我們大家要是同心協力，將會如何？圍成楔形，我站在前頭。走進去時也是如此——。」

「莫頓，我想不行……。進去時會變的，現在已無法通過……。」

教授搖頭繼續說道：

「我想霧為保護內部的重要中樞器官，免得受磁暴為害。無可否認，這是強固的東西，連托巴里亞人的熱線也無法射穿。起初讓我們通過有其理由所在，現在我們無法脫逃了。」

「再試一次吧！」我說。不過，教授儘管搖頭。

可是，我一再地述說，教授勉勉強強地答應了，我們圍成楔形。我在楔形前頭，我知道，只要我在前頭，綠色霧就讓我們通過。

我突進了。

綠色霧開始時有所抵抗，不過立即開成一道隧道讓我們通過。身體中似乎顛倒了過來，有所無法形容的不愉快的樣子，我們立即從霧中脫逃出來。外面陽光普照。在我後面三人繼續出來，我放下心，那兒距離我們進入綠色霧的地方不遠。左側，看見通往地球道路的山丘。不過，李和我在其附近的窪地所看過簡陋的高樓，似乎被搬到山頂上。

從山頂俯視時，我吃了一驚，不可勝數的托巴里亞人，正拿著各種熱線放射器包圍那高樓。不！不是包圍高樓而滿滿地擁擠在附近的山丘和山谷，只有一處空空無人，那兒就是山麓的平地，正為綠色霧籠罩之地。

綠色霧慢慢移動，慢慢地來到山丘。

在高樓上方的高台旁的空中，形成長方形，簡直像海市蜃樓一般搖動著，給地球通路的入口霍然出現。

包圍山丘聚在一塊的托巴里亞人，正等待領導著亞當的出現，而且在他進入綠色霧後，做完侵入地球的準備。

漩渦人—不！現在稱為漩渦生物較恰當—那奇怪的生物也必定知道侵略地球的事。因此

它也漸漸走近山丘，從綠色霧中伸出觸手般的東西，向山麓蜿蜒而行。

回地球

現在有三羣人到達往地球的通路入口，大家爭先恐後。不過我們三人心情最爲鬱悶，托巴里亞人拼命地擁到山丘頂上。

另一種是沒有頭沒尾的奇怪生物，而且是智慧頗爲發達的生物。

那奇怪生物站在最前方的山丘上，慢慢地移動。托巴里亞人手拿熱線放射器，對那奇怪生物一點兒也無效，因此每當綠色的觸手伸長，托巴里亞人只好節節後退。

我下定決心想辦法擺脫這難關，首先必須與亞當談判。

亞當用力地踏著蹣跚的步伐，仰起頭，站在托巴里亞人面前。李和教授站在稍遠處，似乎正想著辦法，望著周遭。

要是喪失此良機，便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了。我走到亞當旁邊，他一點也不理睬我，我只管說著。

「我們頗爲了解，你爲甚麼要進到綠色霧裡面。你希望與漩渦人締結同盟吧。」

於是，亞當首次冷眼看著我。我從奇怪生物的中樞部回來途中，知道教授跟亞當詳談的事。

「聽教授所說，所謂漩渦人不是人——我們在那兒救了你的命。你——。」

亞當表情仍然不變，說道：

「我們人民將來的前途遠比報答救我生命的大恩，更爲重要。」

我心中感到氣憤填膺，像這樣的自大將會如何？——我指著山丘。

「那奇怪生物知道那兒有往地球的通路嗎？你沒有看見它漸漸向那方向前進嗎？」

「不！它的前進法極爲緩慢。現在時間還充裕，我計劃向人民下達命令。命令統一，人民將順從我，我相信我們必定最先抵達。」

「那麼，多少人上地球呢？可是那生物必定緊跟你們後面上了地球。」

「我們想將生物送進地球。可是只送進一隻，可說是跟沒有送進一般。其他生物還遠在後方。」

「那是不得了的。一隻怪物侵入地球，將會如何？你不明白嗎？這世界由於食物少，那生物的成長才極爲緩慢。不過，地球食物豐富，那生物必急劇成長，沒有止境。何況，那是

有智慧的東西，地球如果有了它，你們生存將發生問題。」

亞當淺黑色的臉，首次浮出難辦的表情。

「所以我希望與你商量，當我們在那生物體內，藏有甚麼——有我同行。能夠救出你是有我力量在的緣故，能夠突破那層綠色霧，也是有我同行的緣故。」

亞當躊躇著，似乎不相信。

「我知道消滅那生物的方法。我將那方法告訴你，然後把我們送回地球，好嗎？」

亞當自大的臉色消失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我進一層說服道：

「我告訴你突破那綠色霧的方法。你到生物的中樞部，用熱線燬其心臟，那生物必死無疑。把那種生物全部消滅，你們就可在這安定的土地耕種，食糧就不會感到缺乏。」

他想了一會兒說：

「好的。那麼趕快告訴我那方法。」

「不！現在不行。讓我們三人到那高樓台上的時候才告訴你。」

亞當懷疑地望著我：

「不過，你告訴我那種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何保障呢？」

「那就看你相信我與否。」

他看了我一會，然後曳足而行，向著托巴里亞人大聲命令些甚麼。於是，托巴里亞人迅速地往後退，打開到山丘的通路。

李和教授嚇了一跳，凝視著我。不過現在已沒有說明的時間，那奇怪的生物已進到坡道。

「跟著我來……。」

我跟他們兩人打著招呼，同亞當一起走著。亞當疼痛的腳步履蹣跚，我提心吊膽地前進，要是那生物的觸手比我們搶先一步，結果會如何呢……。

我們開始登上山丘，突然看到隔壁亞當的表情。現在他露出疑惑的表情，突然停止不進，是否提出停止交易的事呢？我不得而知……。

我們三人到達高樓的梯子，同時綠色霧的觸手也抵達。我左手放在梯子，右手想要撐退綠色霧的觸手，可是觸手卻纏著我的腳。

我突然冷靜下來，立刻明白道理所在，我換了左手，這回霧的觸手很快地開始後退。

李和教授先登上高樓。亞當氣喘如牛也來到我旁邊，並用本地語言叫喊。

我緊追李和教授後，很快地往高樓上爬。他們兩人早已站在台上。

這時，我明白了亞當所命令的話。

托巴里亞人以我們爲目標，開始發射熱線。

我拼命地爬到台上，熱線命中了高樓各處，火焰昇起、煙兒旋轉著。

這時教授跳進往地球通路入口的長方形蒼白光線裡面。接著李也進去了，他們兩人很快就不見了。

漸漸地輪到我了。可是只留下我一人獨幹了。我還沒有履行與亞當交易的諾言。

亞當在高樓下。

我迅速往亞當處丟下手錶，而且看到他接到，就轉身進入通路入口。

這時與其次來四度空間時的感覺一模一樣，有種落到無底洞的感覺，似乎不感覺到有自己存在的心情。

身體內部有種被擠壓的感覺。不久，我看到美巴教授兩手，兩腳撞在研究所混泥土作的床鋪，爬著，滾來滾去，我頭撞到發電機台的角，頓時昏迷過去。

甦醒過來，看到雷鳴克教授仍然穿著襯衫站在旁邊。而且美巴教授倚靠在牆上，大聲地

叫著。

「關掉關掉！立刻關掉！雷鳴克！」

雷鳴克立刻關掉開關。

李下了床，我對他說：

「沒有問題了，只是頭部撞到而已。」

這時，雷鳴克教授開口問道：

「啊！又能看到你們。不過你們每個人看起來好像很驚嚇似的。」他從我們頭上到腳詳細地審視。

「教授，今天幾號呢？」

「幾號？」雷鳴克教授驚奇地說。

「我們去了與地球時間不同的世界。」教授說。

「啊！我明白了。不過地球還是星期六的早晨。」雷鳴克教授仔細地看著手錶。

「現在是八點十五分。莫頓君與李先生。你們要是想要詳細地說道，我就告訴你們。你們失蹤，女佣人羅伯遜夫人很快就發覺，那是七點十五分。羅伯遜夫人打電話到研究所，沒

有人接電話，於是跑到研究所去，五分鐘後將你們失蹤的事告訴了我，我立刻趕到研究所，開始操作機械。那大概是四十五分鐘前的事，而在幾分鐘前，開始了變化。於是，你們突以劇烈的氣勢回來了。

不過，首先到浴室去吧。肚子也餓了吧？羅伯遜夫人的早餐還在呢。」

早餐……我感到駭異正與李四目相接。

我們輪流上浴室，換了衣服，也吃了飯。

在陽光普照的走廊，美巴教授正與雷鳴克教授詳談。美巴教授對我說：

「莫頓君，我發覺你的手錶不見了。」

美巴教授想到了我的秘密，也知道了該秘密。我感到失望。

「嗯，我給了亞當。那手錶是文字盤發光的夜光錶。」

於是美巴教授又對我說：

「是的。夜光錶具有放射能，因爲量極少，對身體沒有害處。但是在完全沒有放射能的世界，雖是爲量極少，但也絕驚人的。

以前四度空間大概也有放射能，不過磁氣戰爭時，由於應用磁力的武器而被消滅了。戰

爭後所誕生的奇怪生物，也受到極其微量的放射能的影響。」

我詳細地敘述了與亞當交易時的情景。

「的確是令人看了捏一把冷汗。」

「莫頓，你甚麼時候發覺到手錶具有威力？」李問道。

「我們在那生物中樞部時，可是在歸途能突破綠色霧才開始確信不疑。」

雷鳴克教授對那奇怪生物頗有興趣，而且雷鳴克教授熱心地問著美巴教授有關那生物的事。

我和李走到門外，覺得陽光普照下的東西才是真實。小鳥在枝頭鳴叫，萬里晴空，飄揚著白色的雲彩。

「約翰舅舅，研究所的裝置全部撤除了。」

「無論如何，我總希望如此。」

我由衷地不敢再度問津那可怕的事兒。

(完)

解說　四度空間與SF

有關四度空間

剛剛說到的人，或是你眼前的人。轉瞬間，突然消失的記錄，在古代世界各處，這是常有的事實。

像人類這樣突然消失的現象，查查記錄類就可知道不計其數，舉出其中幾個例子如下：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日，在美國奧克拉荷瑪州薩烏斯雷特河附近奧達村莊所發生的事。

有位吉米．相金斯八歲男孩，模仿電視頗受人喜歡的「拋繩凱斯迪」節目裡的拋繩名人，出去玩耍，有兩位男孩同遊，吉米爬到一．五公尺高的牆上，大聲叫道：

「好噢！跳下來，」三人模仿西部劇玩著。

那兒正好在教會館的附近。

「你看，飛噢！」

吉米非常興奮地跳下來，不過，結果如何？腳離開牆上時，吉米的身體像是被吸入空中

一般消失了。

那是中午發生的事。兩位朋友嚇了一跳，怎麼找也找不到吉米的影子。

兩位朋友回了家，但吉米家人等到晚餐時刻未見吉米歸來，大感驚慌。

母親亞格尼絲到處尋找，才知道了事實真象。趕快與警察拿手電筒尋找吉米，吉米跳下的牆板上，還留有他的腳印。

然而，地上却找不到跳下的腳印。可是吉米在空中消失的事，任憑那兩位小孩子如何解釋，也都無人相信，依警察判斷，必定被某個人誘拐了。所以警察作了些準備，任何人都不知道的。

那牧師館有位名叫耶米莉亞的十三歲少女，得了小兒痲痺症，已經連續了四年多的療養。從耶米莉亞二樓的寢室，可用一隻眼睛看到吉米失蹤的牆垣四周。



奧克拉荷瑪州的風景

耶米莉亞在吉米失蹤的兩三天後。突然大叫父親，父親感到驚訝跑去看看，耶米莉亞變了臉色，指著窗外。說：

「爸爸，爸爸，看那邊！」

父親緊張地看著她所說的地方，那兒有吉米失蹤的牆垣，父親注視那兒時即變了臉色。

那牆垣旁的空間—距離地面二公尺高的空中，出現兩隻手腕。耶米莉亞看到突然出現的手腕，感到驚訝才叫父親的。

父親和女兒即變了臉色凝視著。這次出現了男人的頭，那男人用兩隻手抓住浴槽的邊緣，拼命地想爬上來。那時身體出現了。

那男人環視著四周，搖著頭好像找錯了地方，你—地縮回身體，頭也消失了，接著雙手也消失。

牧師很快將此事報告警察，警察們相互看著：「會有那種事……」不相信牧師所言。對此次誘拐，警察根本不考慮這因素。

牧師的話，很快傳遍奧克拉荷瑪州，新聞記者趕來採訪，熱心的記者跑到吉米確實失蹤的牆垣上查看。並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吉米是如何失蹤的，現在仍未被查出。

不！不是人，就是一九六八年六月發生的事。在南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的郊外有兩部汽車正行駛著。

一輛載著住在布宜諾的律師畢達爾博士及其夫人，另一輛載著博士的朋友與夫人。現在



布宜諾市的中心街

博士等人正在前往距南方一百五十公里麥布市朋友家的途中。

不久，抵達麥布市郊外，走在前頭的朋友夫婦，無意間回頭看後面，畢達爾博士夫婦的車子不見了，在霧濃的晚上，回頭看後面也會如此的。

朋友夫婦以爲博士的車子發生了故障，就直往目的地麥布市。第二天早上，打電話到途中各村鎭連絡，總是沒有人看到那種車子。

因此，動員了許多人，到處搜尋高速公路，仍然沒有發現博士夫婦的車子。經過了兩天，才向警察報告，然後接到墨西哥來的長途電話。

那通電話是駐在墨西哥的阿根廷領事館打來的。這時他們才知道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件，畢達爾博士如下說著：

「經過布宜諾南方雪斯哥姆市不久，一看手錶，正是半夜十二點十分。車子前方突然白霧籠罩，後來車子完全被白霧包圍了。頓時我跟太太昏迷過去，不知道經過多久時間，甦醒過來，周遭已經明亮了。而且自己仍搭著車子走在高速公路上，可是看著窗外的風景，簡直

不是阿根廷的風光，所遇到的人及人們所穿的服裝均與阿根廷不同。

我們停下車子詢問，已經是距離阿根廷六千公里遠的墨西哥，起初以爲是夢。可是決不是夢，精神也覺得奇怪，總是不對勁。因此打電話給阿根廷領事館求助。

如此兩人的錶均停了十二點又十分鐘，打電話時已是六月三日了。

美國海軍之驅逐艦

一九四三年，美國海軍驅逐艦載著船員，突然在非拉狄爾非亞港失蹤。轉瞬間，突然在維吉尼亞州東南部名叫諾佛克的港口出現。

非拉狄爾非亞和諾佛克間，距離五百多公里之遠。

像以上所述的人，汽車或軍艦不明原因就失蹤或再出現的事實，在這世上屢見不鮮。

將這現象與被人體吸進四度空間的現象同等看待的大有人在。不曉得該如何去想像，也很難以說明。

四度空間究竟是怎樣的世界呢？所謂度卽廣大或自由移動方向的意思。英文叫做第克遜

(dimersion)。

首先是一度，這是幾何學所談的線，所謂一度空間即指空間中的一條直線，線有位置與方向。因此一度空間是指直線延伸的世界。

就像沒有軌道就無法行走的電車一樣，假使現實上有一度空間，而那兒有生物活著的話，那生物不會超越一條道路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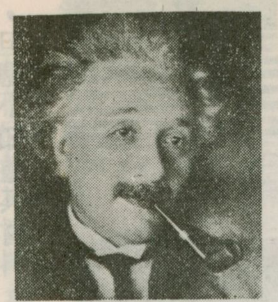
我們人能跳過岩石圍成的道路，但一度空間的生物絕跳不過那岩石。第一：因爲在它們的世界沒有縱、橫的想法。它們所謂「大」單指長度而已。

其次二度，這是幾何學所謂的面，面上之點具有縱、橫兩種自由度，沒有重量想法。換句話說，要是有二度空間，那二度空間沒有厚度、高度之存在。

不過，跟一度空間相比，二度空間有縱伸及橫廣兩種亦即有廣度。因此，在其中之行動遠比在一度空間自由。

住在二度空間的生物，只能了解到空間是「平面的廣度。」所謂厚度根本不存在二度空間的生物腦海裡。

其次三度，這是幾何學所謂的立體，立體有縱、橫和深度。具有三個次元，縱的長度、



愛因斯坦博士

橫的長度和深度，三種構成體積，這三度空間除了長度，寬度外還有體積問題。

三度空間的生物在平面上，行動是很自由的。從一度空間生物來看二度空間生物的活動，必然感到駭異。

不過，三度空間的生物—即我們在二度空間生物的周遭圍了籬笆，二度空間生物由於不理解厚度，必定認爲是奇跡。

但在三度空間的我們，從上面抓起籬笆中的生物，那時同在二度空間的生物夥伴，對自己同伴爲何突然失蹤的事，必定感到茫無所站。

如此，三度空間生物—亦即我們，現實地說若有二度空間，在有空隙時，二度空間的生物必會發生驚駭的奇跡。

同樣地，住在三度空間的我們，一旦發生奇跡或神秘的事，當然推側是四度空間所發生的。

在物理學方面，除了我們所局住的三度空間外，還想定了四度空間。愛因斯坦博士奠定相對性理論—相對論。謂宇宙，自然常隨數學原理而被統一，既然來到三度空間，絕對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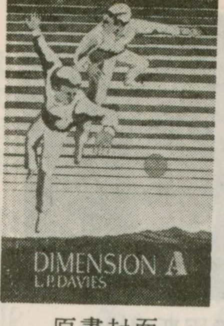
有空間突然走到盡端的事。

來自四度空間的人

這「四度空間的秘密」由一位名叫亞當・索凱爾的四度空間的人，偶然從四度空間來到我們所居的三度空間—地球而揭開了其秘密。

在地球實際上也留下了同樣事情的記錄。不久前在英國薩克佛克州某村莊，一位農夫收割時，發現兩位不可思議的怪人。

一位是男人，另一位是女人。兩位所穿的服裝顏色，非常奇怪，好像是甚麼東西做成的，但總不知道其材料。



原書封面

在那周圍土地的絕壁上有幾個洞，據說以前是狼窩，任何人都感到懼怕，沒有人敢進入。不過農夫發現的兩位怪人是從那洞裡出來。

那兩位怪人，一點也不懂農夫的語言。看起來好像是餓得很，農夫給他們麵包，可是他們頭也不看地就走過去。而高興地吃

著從田裡摘來的蔬菜。

那兩人有著奇怪的綠色皮膚，不久被人帶到村裡，跟村人一起生活時，吃著通常的食物，也記住人們的話，很快地就能與人談話。

過沒多久，怪人的綠色皮膚褪色了，變得與平常人一樣的顏色。也能說話了，村人問他們：「究竟來自那兒？」

他們回答來自總是黑暗的地方，那兒的人全是綠色皮膚，可是不知道那兒究竟在那裡？兩個人不久就死了。跟他們同樣綠色皮膚的男人，在美國中西部幾個地方曾經發現過。

一九五九年也有。而且，那綠色的人類是搭著圓盤而來，這是令人相信的事。

這「四度空間的秘密」所出現的四度空間，跟我們所住的地球非常類似。據數學解開宇宙之謎，我們所認爲唯一存在的太陽在廣大宇宙中有一億個以上。而且，跟地球一模一樣的星球也有百個以上，人類所住的星球不只是地球而已。

有關作者

最後談談原書和作者。這本書作於一九六九年古英國出版。原書是：Dimension A。

英國是被尊稱爲SF之父H·G·維爾茲的祖國，後來維爾茲移住英國而大展才華。談到SF有名的作品，大部是美國作家所作。

朱尼亞·SF分野是最近的事，英國也誕生了約翰·克利斯特華等卓越作家。

「四度空間的秘密」作者L·P狄維斯也跟克利斯特華一樣是著作朱尼亞SF的作家，出生在威爾斯，本是位畫家，也擔任過郵局局長，經歷各種職位。幾年間著作六册科學幻想小說，一躍而登向作家之林。





16 兩棲人

亞雷克桑德・貝烈亞夫著／葉振聲譯

一個來歷不明的黑影！不知是神、或是魔鬼？

在悶熱的阿根廷的海面上，角笛衝破黑暗響徹大地。有時救助溺水的人，有時戮破漁夫的魚網之怪物；那即是偷偷地被移植了魚鰭的人—兩棲人。描寫人類所夢想之「人體改造」之科學，是奇幻小說的代表作。